

施公案全傳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前傳卷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57B

施公案前傳 卷二

第四十四回 施公審竹床 判斷告妻案

420 移文

話說施公吩咐搭轎，又說帶戚順同去。不多時到了戚順家，吩咐帶戚順夫妻問話。二人跪下。施公說：戚順你的銀子放在床下罈內，除你夫妻再無外人知曉。施公又問戚順之妻：你娘家姓什麼？那婦人說：小婦人娘家姓刁。又問道：你夫帶酒回家，銀子藏在床下罈內，你無有看見麼？婦人說：不知。施公說：適纔復驗床下罈踪，只見有往來手扒的手印，緊裏邊又有個人身子印子，事甚可疑！施公喚畢，出房歸坐，故意施威，說道：人來！快把大胆床罈拿來，本縣驗審。差役跑進幾人，把床罈拿出。施公大叫：床罈聽真，爾等家主告你藏銀，快快實講；不然，本縣就要動刑。又故意點頭緣何你們說不知，豈有此理！人來！快把竹床重處再問。下役雖然答應，心裏暗笑，不敢怠慢。施公又想一想，說：竹床番過來看，床下蜘蛛結網全無。點了點頭，吩咐著實打起來。登時把張床打的破爛。施公說住刑，叫他訴招。遲了一會，施公自言：怪不得年深日久，受了男女陰陽氣候，得空操星拜斗，得了點精氣，不能正果。偷了家主銀五十兩，交與城隍廟小道，爲的是

好上供，燒香祈神，贖他輪迴之苦。施公又說偷銀既與道士有關，人來即拿城隍廟的小道，一同戚順刁氏，赴縣聽審結案，將門封鎖。施公進衙立刻升堂，只見下面把戚順夫妻帶來，跪在左右，差人退下。且說施公叫聲戚順聽本縣吩咐，你銀交床屨被人盜去，交結城隍廟的小道，竹床受刑俱招，都是刁氏之過，少不得本縣就要難爲汝妻。人來把他夾起來再問。衆役發喊，一齊同上，立刻拶上。刁氏只疼的粉面焦黃，忍刑不過，認罪情願實招。施公擺手停刑，冷笑罵聲惡婦！那怕你心似石鐵，不怕你不招，快快說來！刁氏回答，老爺在上，小人細稟：小婦人今年二十九歲，半路改嫁戚門，與小道士偷認的，所以得便往來。丈夫戚順貿易時常在外。前日夫主出去討帳，那晚小道在小婦人家中，不料丈夫面帶酒色，回家叫門，慌的小婦人把小道藏在床下，披衣開戶，丈夫大醉，小婦人又不敢秉燭，怕他看出形容，細聽熟睡，小婦人即便送小道出門。次早夫起床下去摸，不見銀子，說小婦人偷去，因此吵嚷。施公叫聲戚順，你的銀子有了，你聽刁氏所供，有些不好。施公吩咐動刑，登時夾起，小道高聲喊叫，招了！招了！施公擺手停住刑具，定了招稿，下文分解。

第四十五回

氣惱黃杰士

志擒三水寇

且說賢臣叫人將銀取來，叫戚順看道不少。賢臣吩咐卸了男女的刑具，又令人拿下招詞，男女畫下招字，覆又呈上。賢臣叫聲戚順，本縣問你：你妻還要否？戚順見問，往前跪倒半步，口尊老爺不用問了，像這種老婆，小的不要他了，叩求老爺當堂發賣。賢臣說：算你還有男子之志。隨提筆判斷：妙齡不守清規，通姦盜銀，二罪俱發，應重責三十大板，城隍廟前枷號一月；卸枷之日，照律重處還俗。戚順自不小心，應買貿易失察。刁氏與小道通姦，忘其夫婦恩義，應該處治。傳官媒當堂領下官賣，價銀領去。判畢，拿下叫戚順畫了個字，發放已畢不表。賢臣想起出簽拿老龐解四的事，趙虎劉奇各拉一人上堂。龐大先說：小的龐大，他叫解四，小的們乃是本縣人氏，因為開鋪折本，盤與錢姓。賢臣又問你姓什麼？那人見問，叩頭碰地，口稱老爺容稟。小的是本縣居民，姓錢，名叫廷玉，父母早喪，小的一人，要尋買賣為生。可巧他邊有鋪，一應傢伙，中人說合，倒與小的言明制錢五千，中人名叫解四，鋪主姓龐，小的接生意，只有兩月，不知把小的拿來何故？賢臣說：你二人作的事情，還來問本縣麼？施公吩咐：把他二人夾起再問。那老龐受刑不過，扭項大叫解四呀！我顧不得你了，說了。老爺叫人快招，不用動刑了。小的兩個開鋪正沒趣致，那日夜晚，見一孤客被套有銀，小的兩人誘哄進鋪，用酒灌酒謀

殺將尸身砍得數塊，裝在麻袋，放魚池邊，掩埋之後，各分銀六十兩，衣裳在外，恐有禍事，便把鋪盤與錢姓。小的招認是實，不敢連累好人。賢臣說：解四，你招不招？解四見龐大，招認只得招認。施公吩咐書吏定了口供，拿下畫了手押呈上。施公提筆判斷，批的害殺過客，不知家鄉，解四應該抵償立斬。老龐年老，應定秋後絞罪。追解四家產變賣入庫，令人到池邊找着尸首，賞棺木，仍埋魚池之旁，墓前立碑，一面上寫被害情由。施公判畢，立刻作稿申詳上司，不必說了。施公至三鼓而寢。次日升堂，忽有鳴冤之聲，自角門進來，一個少年女子，跪在堂下，淚流滿面。施公吩咐接狀，書吏答應，接上呈詞，放在公案，施公舉目觀看，上寫：

具呈爲萬惡姪媒奪家產，斬宗滅後，冤辱貞節事。妾王氏貞娘叩稟。

青天大老爺台前。亡夫方有成，本係鹽商，家財數萬，九十無子。妾父數受方公之恩，以妾嫁與亡夫，一宿而終。妾懷孕足月，生男襁褓。不料族姪方剛，嫉妬生謀，冤妾爲私情不節，說豈有九十老兒生子。親隣皆順方剛之言，族中長幼二十餘房，公分夫主家財，推出母子。妾父母亦以方剛之言爲准，冤辱逼於死路。幸得母舅收留，往往呈告，皆被方剛賣通官吏，各有司衙門不准辨白，以致冤犯覆盆。今日幸覩天顏恩准，

陳情上告，再乞告青天大老爺恩准，提究滅倫欺孤之惡姪，救正派之香煙；庶妾身對洗清白，不枉操持節志，生死血沐，繼恩於萬世矣。

施公看罷狀詞，往下開言，問說：王氏，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作何生理？你今時多少年紀？嫁與那鹽商時，有幾多歲數？那婦人說：老爺！少婦的父親名叫王守成，領方鹽商一千兩資本，出外爲客，不料遭風，資本消盡，不敢露面，只因祖母身亡，缺少棺木殯葬之費，小婦人無奈出門，遇方鹽商問知，叫小婦人父親前去，說道：作客爲商，賺錢折本，乃是常事，何必掛懷！又送紋銀百兩，殯葬祖母之費。又叫小婦人父親與他姪方剛，共做行商之事。小婦人父親感其大恩，更嘆老者九十無子，情愿將妾獻與商人爲妾，苦苦哀求，方公允納。不料一宿懷孕，次日方公身亡；家產均係方剛執掌，餘事俱載呈狀之上。施公聽了，又看婦人舉止端莊，叫聲王氏，你是幾歲嫁的？王氏叩頭說道：小婦人嫁他之時，才十六歲，二月二十日過門，二十二日數盡。奴情願守志，族人不容，逼奴改嫁，拼死不從。自產嬰兒之後，步步謀害，羞罵小婦人。爹娘無奈，將小婦人領回，要害妾命。幸喜母舅收留，以全方門之後，已經六載。含冤未伸，今天始得撥雲見日。施公想當日長沙太守，壽高八十養兒，卽長沙周文碑題道：

詩曰：九十公公養一娃，有人恥笑有人誇；若是老夫親骨肉，

後來依舊作長沙。

施公說：可知方公九十生子，積德感動上蒼。想罷，叫聲王氏，難爲你真心持節，扶養幼子，本縣給他分清皂白。王氏見准狀詞，連連叩頭。施公叫聲王氏貞娘，明朝把你父母舅舅帶着德保，同來堂上聽審。王氏聽說，拭淚下堂。施公隨即出票，傳那方剛族中老幼，限明日午堂聽審。公差答應，接票而去。且說施公升堂，吩咐帶上王守成夫妻來。青衣答應，夫婦走上跪倒。施公說：你女貞娘告狀，快把此事情節細細訴來。王守成夫婦見問，叩頭流淚稟老爺，貞娘乃是小人之幼女。施公微微冷笑，罵聲奴才滿口胡說，親生女子誰不心疼，你說以女報恩，你這奴才非是疼女，係誤其終身也！不是生男育女，分明是你那女兒不端，幹出醜事，如再巧辯，一定動刑。施公怒說：你女既無別事，爲甚被逐回家？方姓血口噴人，你豈受其辱？你爲何追逼女死，快把情由說明。若有言差語錯，動刑拷問。王守成含淚口尊老爺，小的也曾分辯，若不滿十月，算小的閨門不謹，已經十個月滿足，如何是敗壞？怎奈方宅族人，不依當面受污，小的也覺荒，是以領回家，逼他毒死。偶遇內弟劉之貴，苦救貞娘，隨他舅家過活。貞娘屢次要告，不遇清官，今幸

青天榮任，乞祈公斷。施公聽罷，吩咐劉之貴貞娘上堂。青衣答應，帶至下跪。施公先看德保，雖然僅五六歲，却是品貌端莊清秀，天庭飽滿，地角方圓，兩耳垂肩，鼻如懸膽，十分安詳。施公心中大喜，把他抱上來接在懷中。施公便向之貴說話：你甥女被方剛喪其名節，王守成尙且疑心，你夫婦留下，是何緣故？劉之貴跪爬半步，說：老爺小的知道甥女從小遵守規矩，就到方宅成其夫婦，花燭二日，太翁命終，令人可疑。適喜十月滿足，怪生一子，方宅族籍以九十生子爲辭，圖賴產業情真。施公說：你言有理，世間也有九十生子之理。施公又問：你爲何不答劉之貴說？若論九十生子的話，也有半信半疑，小的默思甥女平日，是個最賢慧的，若要冤他有私心，小的死也不信！因財圖害甥女是實。施公聞言含笑，說：難爲你憑信貞娘，真乃眼力高強！九十老兒種子，世間也算奇事，因你們少讀詩書，那得知道，本縣自有憑據除其疑心。貞娘一聞此言，連忙叩頭。施公吩咐劉之貴王氏起來，站在一旁，聽候發落。命人傳方剛合族人等上堂聽審。施公說：尊宅那位是族長？只見上來一人，名叫方敏文，掃地一躬，口尊老父台，方家支派族長就是商人。說罷下跪。施公說：去世方節成是你的何人？方敏文回答是商人嫡派族姪。施公說：你那堂姪娶王氏，族中知道麼？方敏文說：這件事族中却都知道，但只不是

明媒正娶，原是通房使妾。施公說：九十納寵，你們爲何不攔？敏文說：商人合同族也會勸過，怎奈貞娘之父，苦苦纏繞，以恩酬情。族姪雖然九十，身體康健，兩下情願，不料只一宿而終，貞娘如同摧命之鬼，望父台判斷。施公微微冷笑，叫聲年兄，莫非貞娘暗裏有什隱情，你姪之死，若有屈意，只管實說，本縣嚴刑拷問。方敏文聞聽，不由暗喜。施公說：我且問你，老者無子，幾時去世？你們是一姓，爲何合房全無掛孝，快些實講來罷。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辯服衆

救孤寡回家

話說方敏文說：商人們與節成是嫡派親支，現有家譜可證。施公說：是嫡派親支堂叔，也有十月反服，爲何今無一人掛孝？敏文說：節成已經死了五載，方剛是嫡親堂姪，過繼與節成爲嗣，三年孝服已滿，街坊可證。施公聞言，故意吃驚說：又來了，你越發胡說，既然姪兒死過五載，連他死的情由，也不明白，還要本縣追問，還敢說親支嫡派。問的敏文無話可答，只是磕頭。施公伸手指定，連罵：你就該死！真是衣冠畜生，既爲嫡派族長，爲什麼人死情由，不去問明。安頓王氏，心懷反意，分明你們長幼謀害，你貪圖堂姪家產，不顧綱常，恐其娶妾生子嗣，難分產業，所以害其父，今又謀其母子，豈不知蒼

天難容。一宿成胎，冤枉貞娘私情，逞強逐出，全想圖謀家財肥己，全不想圖謀家財滅嗣。應該何罪？你既爲族長，卽是頭一罪人，有甚話說？施公吩咐先打戒方三十再究。青衣答應，就要動手。只見敏文長子方標二府捐納出身，領頭向前一躬，尊聲老父台，暫息雷霆，聽治下細將情由稟明。施公吩咐暫且停住，說：年兄有何分辯？你是方節成的何人？方標說：節成是職員堂兄，家君本是族長。堂兄無疾而終，是真九十老如風中之燭，草上之霜，絕不該納寵合歡，不惜性命，喪其殘生，尙無子嗣，現有承嗣之人，族中之人甚衆，誰敢來侵吞家產？職兄果是有人謀死，尸骸必有傷痕。老父台不信，開棺請驗。若有差錯，情原領罪。堂兄果能種子，也是陰德所感，誰不願從！但只過門一宿，職兄年老，無人憑信。所以將貞娘逐出。雖說通房使妾，行出醜事，關係方門聲名；到底王氏年輕，不知羞恥，必有私情，十月生子，如何算得？施公聞聽，微微冷笑，說：年兄據你說來，却也有理，節成入殮，既無傷痕，你父如何又說問本縣拷問王氏呢？方標聽說，滿面通紅，口尊老父台，家君說話糊塗，乃疼人氣忍在心，望老父台寬恩，說罷一躬。施公說：年兄，據你講來，實是量狹之故。想著官報私仇，這也容易。方標聞言，連連打躬道：職員無知冒犯，情原領罪。施公叫聲年兄，何言領罪？本縣說個人情，少緩加刑，重處那淫亂之婦。

告你合族。且你賢父子堂堂說他送煖偷香，但此事無憑無據，你父子豈肯無故飛言，又說孤兒不是節成之子，通情何人？求年兄說出姓名，拿到立刻嚴刑究問。方標聞聽，連忙控告，尊聲父台，若問王氏淫邪，實無憑據；只因服侍亡兄，一宿而亡，但是年老血敗精枯，是以起疑。老父台明鏡高懸，細細判斷。施公含笑說：年兄，現在爵祿臨身，將來也要臨民，豈肯順着那些無知愚蠢之人亂說。賊情以賍爲證，姦情以雙爲憑，若不滿十個月生兒，願他父母拘禁不嚴；既滿十個月，就是你方宅門中之事，德保既不是節成骨血，要拿姦夫是誰。若是無憑無證，卽爲以強欺弱，年兄之父是爲族長，自有家法，快說姦夫姓名，以便論罪。王氏若無證據，難怪他含冤。施公問的方標張口結舌，汗流如雨，不住打躬。口尊老父台吩咐的極是，家君雖是族長，原不同居；王氏原是通房使妾，先兄家中奴僕最多，持家不嚴，也是方剛之過。族人因方剛年幼，不便因此深究，只可播出無恥之婦，免得再生禍亂。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仗鄉紳巧言折辯

差二府追問姦夫

施公聞聽，不由發聲大笑，說年兄越發糊塗起來，日後還要爲官出仕，道理不明，誰肯相服？方剛年輕，族長就該照應，豈不知小兒作罪，禍遺家主，那容家下作亂。既要逐他，

就該先把情由問出；若說不知踪影姓名，明明欺侮愚蒙。本縣憑你巧辯，全然無理，年兄何必多費工夫。施公登時動怒。方標一見著忙，自覺羞愧滿面。施公吩咐，傳方剛上堂。下面答應，戰戰兢兢，階前跪倒。施公說：你多少歲數了？方剛說：商人二十二了。施公向方標說：他竟比王氏還長一歲，你如何說他年幼無知？方標不住的打躬領罪。施公又問方剛：你承嗣幾年了？快快說來。方剛說：商人過繼之時，剛十七歲。施公說：既在他家已經六年，你父年老，當家必定是你。方剛聞聽，越發證無頭緒，跪在下面。施公把驚堂木一拍，問道：你爲何一言不發？方剛說：不知老爺所問何事。施公說：你來爲什麼呢？你仗鹽商，在本縣跟前推諉與我。且問你，把王氏逐出，說他作了醜事，與何人苟合？你可說來。方剛說：商人終日在外辦事，並不知情。施公說：既是私情，就該拷問根底。你只顧分財肥己，卽不辨真假，仗勢威嚇寡婦孤兒，含冤負屈，伸冤到此，叫本縣與他判斷分明。你今若指出姦夫有了憑據，將王氏定罪，無憑據顯係斬宗滅嗣，該當何罪？你那知王法無情。方剛聞言，登時變色，磕頭碰地，說道：商人粗心該死，合族生疑是眞。王氏若有敗門之事，家下共有百十餘人，豈無一人知道，斷不是商人人家作的事，定是他父母家中作來之事。雖生孩兒，豈能方家承嗣？王氏一派力辯，族長也曾苦苦追

問查姦，王氏父母恐衆觀不雅，代其哀求，是以帶王氏而回。施公怒嗔，叫聲方剛，若是他父母閨門不謹，如何到十個月才生？你們合族人的婦女們，都是懷胎幾個月生子呢？方剛目著族長，不能對答。他的堂兄方連是新科進士，見他對答不來，連忙向前打恭，口尊老父師容稟，十月生兒，論理難怨王氏含冤。九十老者種子，也難怪方家疑心。老父師明見如神，此事古今罕聞，貞娘不無暗地私情，若諄諄拷問，有碍顏面。今王氏告狀公堂，求父師明斷。施公含笑，叫聲年兄，貴族說王氏無恥，並無什麼憑據，真假難辨，是不是呢？方連說道：老父師明鏡高懸，下文回解。

第四十八回

講論古典服衆

一驗寒暑明冤

施公說：莫怪你族中少見少聞，又還欠讀書。自古以來，老人生子，如劉元普八十餘尙生一子，皆因他陰功浩大，故天以報其德。石城九十，較之八十又長十年，諒來貴族不能辨其真假，要求清白，又有何難！言出把家產仍歸於他；若果有私情，將王氏當堂立刻處死。方連聞之，心中懽喜，向上打躬，說道：老父師吩咐神明。施公說：這件事年兄雖依，貴族分去家財花盡，如何是好？方連說：合族情原公賠。施公說：年兄金榜題名，清高貴客，斷無失言之理，只恐內中有不情願的，年兄須與貴族言明才好。方連暗思納悶。

這施公先說有少見少聞，還欠讀書，莫非有什麼比例。思想多會，卽道：老父師，若怕族中人不應允，何不齊叫上堂問了一問。施公說有理，隨把方宅合族叫上，將前情說了一遍。合族同聲答應，說公同賠完，終無更改。施公聽罷，說道：昔日文王曾生百子，八十五歲而生周公旦，乃九十九子。武王未登殿時，周公旦之外，又得雷震子，大義男，湊成百子。固論你方族有這許多讀書之人，豈不知曉？因分家就推不知。此時比劉內中還有效驗，你們難解。但凡過古稀能生子者，此子骨髓不滿，身不耐寒，懼熱怕寒，站在中無影，卽有也須細看，才能看出，先天不足之故。本縣之言，爾等皆不信，藏經之中，上有七言絕句一首。

詩曰：

七十生兒懼暑寒，精神衰微形影單；
老者生兒能健壯，定有旁人拜孝男。

賢臣說：德保方交五歲，你們家有與此子同年的，抱來比比，自然分出真假。本縣說你們少讀詩書，見識甚小，你們未必肯服。方家族人聞聽，驚喜交集，堂下叩首打躬，口尊老父師，若能驗出真假，德保果係無影，節成亡後，貞娘、王氏，節烈祖宗增光，感恩不淺。方標令人卽把管家個病孩兒抱來。施公觀看，比德保短小，骨瘦如柴，身穿夾襖，愁眉

不展。施公冷笑，遂把衆人罵了幾聲畜生，與本縣還敢胡混，小兒有病怕冷，比孤兒勝似一層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回

衆商人堂前請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

施公看罷嬰兒，向方進士說道：此是何人之子？方連回說：來保之子，來保之子今年二十七歲。施公說：此子雖然有病，穿的是夾袍，德保那樣肥胖，當此初秋，却穿一什棉，梁可見比那孩子大不同了。施公又命衙役到街市上將五歲孩子找了幾個來。施公將德保遞過差役，都下在丹墀，又叫拿各樣東西食物等類，哄着玩耍，同在院中烘烘，鬧不表。且說施公叫上方宅族長下去，看看德保影兒。方敏文答應，靜心細看，個個小孩皆有形影，惟德保形影，總看不甚明，只當年老眼花，仔細又看，並無影兒。族長登時如小兒呆望，打躬磕頭，懇求赦免。施公吩咐青衣，先將孩子送出，每人賞銀一兩，都在族長方敏文家去領結。青衣答應，遵依而行。施公說：你們不肯認罪，懇求本縣使我勞盡心力，你等若是愚民，還可恕了；爾等鄉紳讀書明理之人，似覺難容，卽不深究，人說本縣賞罰不公。若諸公無意吞謀家產，爲什麼將有病孩童抵塞混冲？自然更怕冷，以致本縣當堂審問不真。你們存心不善，情理眞眞難容。本縣有心加刑治罪，念你們宦

家體面何在。族衆每各罰米五十石，以備冬月濟貧。族長額外罰銀百金，慶賀去世老翁生子之禮。旌獎王氏貞娘操守之真，限三日把家產歸齊。爾族將轎子，紳衿都到劉門，迎接節婦德保，好叫他光宗耀祖，轉回家門。至於方剛立嗣，不該擺出孤寡。從今一應家務，由王氏掌管，永不准方剛經手。如有人不遵來稟，來人定奪。方族人等一齊打拱，叩頭拜謝。施公吩咐傳王氏劉之貴王守成夫婦上堂跪倒。施公叫聲王守成，本縣爲汝女貞娘判明涇渭，當日被方宅之人，冤你女兒作了無恥之事，你夫婦逼那節婦自盡，險些兒喪他母子之命。本當加刑治罪，姑念你因羞辱，實出無奈。你還要憐年少烈孀孤兒，從今必須諸事照應。若是有人欺壓，你母子只管來稟本縣知道。王守成夫婦聞聽，往上叩頭，說：大老爺今將女兒污名洗清，小的就死也安。施公聽罷，又叫聲王氏聽本縣吩咐，難爲你涇渭分清，今朝辨白，你心無媿。暫且跟你母舅回家去。三日內家財歸齊，花紅鼓樂，迎接回轉方門，執掌家務，與方剛無干。看他孝你如何，若有不好，立刻趕出。乃與老翁守節，撫養幼子，本縣詳請門第增光，香流萬世。貞娘聽罷，叩謝恩主。施公又向劉之貴，可羨你能識貞娘節操，恩養甥女外甥孫，非是容易，總要照常照應他母子。一應家物，鹽商買賣，也須你時刻經手料理。德保成人，子承父業，他族人若

有侵欺孤子寡婦之處，來稟本縣拿究。劉之貴叩謝。方敏文心中暗想：草木翎毛，尙且有影，真真奇怪！這定是節成親生骨肉，可見是有屈情。施公見方敏文呆思，就知應驗。吩咐傳方商人上堂。敏文堂上跪下，說：青天博通古今，明見如神，寒族無知，冤枉王氏貞娘，那知節成陰德，懷下子嗣，從此再不胡行，望父台開恩。施公聽罷，微微冷笑，說道：這等說來，諸公的疑心去了，沒有不服之處。施公說：你們不該冤枉節婦有那外事，因家財恨節婦之名。怎知貞娘青春嫁與老者，爲他爺娘受過恩德，那料一宿而終！可憐操持立志，不去改嫁，給你方門增光，此乃去世老翁陰功大，使王氏產養後成。你們爲家財，逐他出來，若非告到本縣案前，王氏貞娘之屈如何得伸？臭名莫洗。你們既係鄉宦讀書之家，豈不知律有明條，全不想斬宗滅嗣，應該何罪？快快說來，按律定罪。下文分解。

第五十回

遵古驗寒暑

因節賜旌表

方家合族之人，聽得施公要按例治罪，叫你們自招，嚇得魂飛。惟施公又派人押下家族人等，限三日取齊家產交明。各人允納，俱各散出。施公後又差人掛匾額，一面美貞娘烈節，立刻稟明上司，當堂存案，吩咐退堂。走入書房與書吏看人犯招稿。施公燈下

觀看，至晚寬衣上床而寢。次早淨面整衣，升堂放告。招牌掛出，只聽喊冤之聲由角門而入，至堂前下跪，說：小婦人冤枉，求大老爺恩准判斷。施公閃目觀看，原是一年老貧婆，有五旬上下，身穿布衣，兩眼垂淚。施公說：你爲何事？家住那裏？細細說來。貧婆說：小婦本姓崔氏，家居城外雙楊樹，孤兒寡婦，兒子務農爲生。今年種了幾畝田，每日種灌，結的茄子甚大，實指望賣錢完稅。不料被人偷去，兒子因怒染病，不但無錢交納國稅，冬天衣食全無，只有死路。幸值老爺判事如神，因此前來告狀，求老爺拘賊救命。施公聞聽，微微笑道：你種茄子，豈無街坊隣居所稼種之地，晚間必要巡查。崔寡婦見問，說：老爺，小婦的園子僅靠河邊，夜間沒有人巡查，不知那賊來偷去。說罷，放聲大哭。施公說：賊人不過偷盜茄子，難道連茄根都拔去不成？崔寡婦說：他要茄根何用，只恐茄子長大，還是偷竊。施公說：茄子已被偷去，也有幾回據實說來。寡婦回答：茄子偷去有六七回，算來償錢五千有零。雖然茄根仍在，還能結子，人工無從開發。施公叫聲崔氏，茄子已經失落有六七回，又不比別的盜案，拿着有賊可證。賊盜茄子擺在長街，隨時賣去，又不知姓名是誰，卽拿住也是枉然，無憑無據，怎樣查問？本縣念你孤寡逢賊之害，秋季錢糧免納；偷茄子只可認個晦氣，且自退去。崔氏不肯下堂，青衣將行扶出。那才

瞧看軍民不悅，議論紛紛不表。施公見崔氏去後，却又差青衣前去查訪，有無暗同崔氏定計。這日施公升堂，時交午初，差往雙楊樹崔氏家的八個公差，當堂回話。施公一見，便問你們可將本縣吩咐之言，告訴崔氏婦麼？衆役回稟道：依辦。正說話間，又有差去叫賣茄子的公差回話，說小人們奉差把守東門，將賣茄子俱都拿來。施公聞聽，滿心歡喜，吩咐連擔子全帶進來聽審。不多時，擔子筐兒都放到堂前，個個害怕，跪下叩頭。施公留神觀看，下問說：你們都是江都百姓麼？施公又問：叫什麼名字報上來？齊說：趙大、顧二、周三、阿四、金五、阿六，個個書吏記明，各寫一帖兒，就令各人即去認各人的擔子。將帖貼上站定。青衣上堂覆命。施公連忙離坐，來到茄子跟前數了一數，共四十三擔。施公細細看驗，瞧到二十筐的上面，伸手拿起一個，看來多時，看出破綻，又見幾個茄苞，又看筐上姓名貼着。施公看過，放下茄子，轉身歸坐，往下吩咐：把偷茄之人白進忠、白集成帶來。青衣答應，立刻帶上跪倒，不住叩頭。口尊大老爺請稟下情。小的弟兄本籍江都，小買賣營生，不敢越禮胡行，不知拿到什麼事情。施公聞聽，說萬惡凶徒，你二人欺心膽大，還敢在公堂謊說。崔家與你何仇？不顧別人，把茄子偷來，孤兒寡婦，痛心傷情，你早些實招，免得動刑。二人聞言叩頭，口尊青天老爺，寡婦茄子不知何人

偷去，小的不知其故。施公見不肯招認，帶怒罵聲賊徒，竟敢巧辯。分明是你們偷去了，還說屈情。本縣把你個真贓實犯，青衣把筐內茄子比一比，大小不等，不論大小茄苞，針孔穿過，你二人今日已經中計，還辯什麼？吩咐公差拿下，把他們的茄子取來驗看。二人跟前一見，個個面都發呆，只是無言可對，只是叩頭求饒，說小的原是一時起有歹心，當夜竊盜。施公聞聽冷笑說：你這兩個該死的奴才！要是你們白種的茄子，豈肯一時盡攏，只顧自己過活，不肯顧別人，天理何存？你們還說什麼？可嘆崔家母子好容易種的，真真費心費力，只望賣些銀錢度日，你們坑害於他，真正可惡！今日實犯難逃，依律處治，還是夜晚盜人家律例？還是賠補？此二條隨你們擇。二人說：情愿賠補。施公說：本縣儆戒你下次，將二人拉下，每人重打二十大板，再叫他賠補。青衣答應，上前重責，叫苦哀哉。施公吩咐傳崔寡婦上堂。不多時跪在下面。施公說：你茄子著他賠償，一齊跪下。施公正要退堂，忽見施安進來，遂問李升訪拿水寇之事。不知施安如何回答。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施安報凶信

施公痛義士

施安見賢臣問李升，不由心中一痛，淚如雨下。賢臣一驚說：難道其中有什麼緣故？你

快快講來。施安拭淚心悲，口稱：老爺要問李升，不由不痛。前者小的奉命私探黃河套，扮作商人。那一日趕到黃河套，小的們下在渡口旅店之中，天有下晚之時，小的身乏打盹，李升獨自出了店門。小的睡醒，問他店中，回說不知。李客出店並未留信。小的有心去找，不知去向，守至黃昏，不見回店。小的坐到三更時分，忽然睡去。李升邁步進房，小的如同夢中相見，他說老爺恩重如山，私探水寇，誤上賊船，到了江心，忽聞胡哨一聲，四下來了許多船隻，將我命喪水中。施公聞聽，不覺淚下。卽問：如今怎麼拿賊報仇？施安又說了一番。施公又哭之不已。又叫施安拿銀送到李升家裏，安其妻子之心，不可說此凶信。施安說曉得不表。且說外面雲板響聲，不多時只見施忠進來。施公看見義士，心中甚喜，打拱上前請安，口尊老爺在上，小的施忠回轉京內，老太爺都好。今有回書一封，請老爺過目。遂從懷內取出，雙手呈上。施公接過，爲國心煩，不看家書，先告訴李升之事。施公聞聽水寇之猛，李升之義，心中難忍，一聲大哭起來。施忠說：老爺不必悲哀，今李升已死，老爺何用膽驚！等小的去會水寇，與李升報仇，兼答恩養之德。小的還討二人，此二人乃是兄弟，名叫王棟、王梁，武藝高強，小的深知。施公點頭，伸手提筆，立刻標寫紅票，遞與施忠收起。施公復又吩咐：你三人務要機密行事，不可招禍。你

去打點行李，明早好走。好漢答應，回到自己房中不表。且說施公把家書打開，留神細看一遍，看完不覺二鼓。施公困倦，站起收了家書，寬衣解帶，上床而寢。次早升堂辦事，叫施忠等三人起身，一同邁步出衙，衆差役納悶，私言不必說。且說他三人到無人之處，施忠這才語言奉差的緣故，一一告訴棟梁二人知道。又把李升死的話，說了一遍。三人不勝嘆息。王棟代哭說：當日我們兄弟二人綠林貿易，山東一帶頗有名望，不入江湖喫多少虧。昔年撞見捕官甚是利害，彈弓無虛，長槍短棒，人人害怕，圍住我們兄弟，兩脇中箭。忽見一人騎著黃馬，揚手發鏢，並不脫空，傷了幾人。我們趕上，請他留名，外號打鏢黃三太，生得儀表如此，一面分手而別，至今未曾相逢。施忠聞聽，說二位這就是先父，那隻黃馬，日行千里，獨霸綠林，嗣後改換心腸，歸農學了耕種。小的八歲學會家傳之藝，父母西歸，亦入綠林，十五歲出馬，並無對手，今年二十二歲。棟梁聞聽，說原是令尊大人，失敬，失敬！三人即時叙了年庚八字，結爲生死之交。王棟居長，次者施忠，王梁居三，三人叙說，天已三鼓，方才安歇。次早起來，出店去探水寇消息，連住江口，探聽幾天，並無踪影，三個好漢正是著急，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水寇旅店貪杯 施忠展翅擒賊

且說店東只知三家好漢，也是江湖客人，莫不知是縣中差役。高聲大叫，叫小心早掩店門。且說三名水寇，今晚是劉六劉七的東道，請銀勾大王角蛟，看看天晚，水寇駕舟離出江岸，竟奔劉家店而來。三寇貪杯好色，正在熱鬧。且說施忠等三個好漢，商議店中妥當，知會店中拿賊之故。各帶隨身兵器，側身細聽。那邊歌聲振耳。王棟說：「天氣不早，你我過牆行事。」施忠答應。三人上牆觀看動靜，翻身順牆溜下，腳占實地，高聲大叫：「爾等水寇聽真，今逢狹路，快快出來受死！」口言不字，把刀斬盡。且說三寇正然高興，酒有八分，銀勾大王懷抱娼妓取樂，聞聽人喊，心慌意亂，往外就跑。被施忠棟梁三人，在車前後保護，才離店不遠，拿住綁起。好漢這才通名，說：「我名施忠，三人奉縣主之命，特來拿你。」被三人捆起。天明到渡口武職衙門。連三元千把等官，那敢怠慢，立刻傳令發兵到店等候護送。三個好漢叫把水寇抬在車上，兩家店主不敢言語，只求無事。且說施忠看見一羣人來得不善，施忠說：「列位小心，等我擋住那些鼠寇。」下車站住，迎面攔擋。衆嘍囉水卒們看見，個個跑散，各保性命。施忠方纔走轉回家。且說賢臣這一日升堂，連三元上堂，口尊老爺，今有京都差官，不久到縣。施公聞報，吩咐書吏三班人等伺候，到接官亭迎接。賢臣上轎，衆役答應到接官亭等候。連三元跪倒回話：「稟老爺，差官

離此不遠。賢臣說再去打探。三元答應退去。賢臣又吩咐書吏回縣衙門伺候。該值答應而去。且說賢臣起身出亭，閃目一看，塵垢飛空，對子馬龍旂王仗，賢臣急走幾步，跪在塵埃報答。馬上差官說：起來！施公站起，不乘轎，騎馬遶道先行進城，衙前下馬，躬身等候。揚州官員得信，他到江都縣衙之前，州官引領跪接欽差大人。欽差上堂，居中站立，衆官跪聽宣讀。欽差高聲朗頌。

江都縣知縣施仕倫，爲國愛民，作事清廉，不懼勢利，忠正可嘉。再揚州作官不清，有害黎民，貪贓殃民，有壞國風，革職爲庶，寬典免究。揚州現在令二衙暫權，不日補缺。命江都知縣陞知州二衙，盤查揚州倉庫，但有虧空，行文上報治罪議處。欽此！

欽差讀罷，衆官叩頭謝恩。州官立刻脫去吉服，換上便衣。賢臣含笑躬身，望欽差說話。口尊大人，卑職等斗膽，請大人敝邑暫歇金亭館驛，卑職等好盡恭敬之誠。欽差伸手拉住施公的手，叫聲賢公說那裏話？你我乃通家之好，何言恭敬！可賀賢公初任成名，不日高遷。出京見過令尊翁之面，本欲盤桓幾日，柰欽限嚴緊，不敢停留，暫別再會。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回

羣寇得凶信

會義江都縣

差官告辭下堂，衆官跟隨出衙，送到界外，衆官隨轉江都揚州壞官，先告辭出衙，等候交任，盤查倉庫。揚州二衙姓王名輝，乃東昌人氏，以文才選的，爲人耿直，深服施公斷才。王輝帶笑望施公說話，口道縣令貪官壞任，上行命你我二人盤查倉庫，又令下吏代理，少不得領教他一同進州。賢臣素聞王輝與貪官不洽，是個正大。一聞王輝之言，施公忙忙站起躬身，口稱州尊大人，卑職焉敢多言，任憑尊裁。王輝聞聽，起身陪笑，說賢公請坐，公議正事要緊。施公坐下，對王尊州說：你我先攘回州，好作手法，如此這般，大家取便，豈不美善？王輝聞聽，回答甚妙。二公正議之間，忽見施忠進來，走至賢臣身旁，跪倒回話：小的奉命到黃河套，水寇吃酒擒來，營兵護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賢臣聞聽，說事畢領賞。施忠站起，又叫書吏寫了回票。好漢手拿回文，出衙交與班頭，帶回黃河口不表。且說賢臣卽命書吏出告示，貼在十字要路口上寫：

楊州府江都縣正堂施爲曉諭事，江都遠近受屈人等知悉：今奉上文到縣五日以後，出斬九黃七珠，並蓮花院十二寇，內有惡人關升豪奴三片，還有那些應斬之徒，盡行誅之。傳其仇家到法場瞧看正法，以爲報仇雪恨。無論軍民人等知悉。

話說賢臣與二衙一同出衙，馬步快兵跟隨，施忠王棟王梁保護水寇車輛，前呼後擁，

到江都城瞧看，軍民稱讚不表。施公與二衙解水寇，兼上揚州盤查倉庫。且言揚州江都遠近有四名鬻馬，稱爲南方四霸，個個武藝精通。黃天霸改名施忠，手使鏢鎗三支，去邪歸正。一名郝天保，蘇州人氏，年三十六歲，黃鬍子，使的撲刀，騎紅紗馬。第二名邊天搗，年三十二歲，黑面目，五短身材，江南人氏，手持單刀，坐騎青馬。第三名武天虬，杭州人，二十六歲，手持亞虬鎗，坐騎白頭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殺場斬衆犯 騎馬鬧江都

且說三公議到江都，却法場救蓮花院十二寇，因有免死狐悲之故。郝天保見過施忠，打那關家堡同救施公，知道賢臣忠正，施忠義主。若說不到，有傷綠林之好漢。偶生一計，公私兩便，面議各帶手下，到江都打聽，西門外斬犯。看了一遍酒店，在下令人暗暗打聽。且說賢臣同王輝押解水寇，進了揚州，貪官壞任無職。二衙縣令進州，施公把三名水寇，交與州官收監，當卽二衙受事，與知縣盤查倉庫。所有虧空要賠，官住館驛，變產交還。賢臣告辭回衙，進書房坐下。施忠獻上茶飯完畢，天黑秉燈，施公查對口犯呈詞，想起殺場斬囚犯人甚衆，難保無事。施忠見施公爲難，好漢忝透其意，說老爺偷殺場之內有變動，小的承管，只請放心。施公當時坐堂，施忠傍立，一面吩咐王棟、王梁、兄

弟答應，上前跪下。賢臣先叫王棟，傳你到西門外，正面高搭涼棚五間，門前要懸花結綵，內設文武公案伺候，明日吉時行刑，不可錯誤。王棟答應，叩首下堂辦事。賢臣又叫王梁，你去知會府守振大老爺，說本縣奉請，明早多派兵卒，先到西門外保護法場。人雄壯，器械鮮明，務必請大老爺駕到，並曉諭江都門軍，明日西門緊閉。王梁答應，出衙而去。又叫徐茂，你去說與禁子，明日五鼓預備。徐茂答應，轉身下堂。又吩咐你們內外馬步三班人等聽真，明日五鼓，全班伺候。賢臣分派已畢，站起退堂，進內書房坐下。望施忠講話，說你出衙，察探事情如何？施忠說：小的已見郝天保面允不從，要反牢劫獄。賢臣聽見羣寇，要劫法場，心內著忙，又聽施忠之言，略略放心。賢臣待至三更時分，方才安寢。次早洗面，用茶已畢，賢臣升堂，吩咐再搭囚棚二間，你們諸事小心，事畢有賞。英公然答應，下堂辦事不表。又往下叫張子仁，你去出城，請振大老爺，說明馬步巡兵營查，四面若有仇家，來進殺場，哨著正法報仇，問對了名姓放進，寸鐵不許帶入監斬棚內，右邊站立不許喊叫。你也把守囚棚等。本縣押犯出城，一同守府監斬。又叫跟隨人役在南牢門首，卽設公案，再預備劊手押犯答應，登時預備。當賢臣移步至獄門首升坐，該值人手取斬犯牌高擎如飛，來到監門，高聲大叫，裏面禁子聽著牌提五處

出監，又提四個惡犯，關升關三片五虎花大，那賢臣手提硃筆點名，押赴西門而來。王梁一見，開放城門，挽着衆犯，來至法場，見守府振公，帶領兵馬在囚棚，巡查嚴密。且說衆寇在住處等信，武天虬邊天搗先發水卒，探聽消息，這名小卒哨探殺場，外面回遶兵丁，巡查城門緊閉，只說城內綁犯。這名小卒忙忙進店，報與衆寇，也就不敢遲慢，打扮各樣人物，暗帶兵器。邊天攜未曾出店，先傳暗令不表。且說這賢臣把西門外的囚犯，綁出門外，劉醫瓢老鼠早已發去。賢臣吩咐快提四寇並衆犯，都提出監來聽點名。禁子聞聽，一擁進牢，提出四寇並衆犯，點名擁出衙外。施忠一見吩咐，營兵查著巷口，屠家走過，掄刀如動，登時點完，又點出四名。總而言之，一連三次，把十二寇斬了。施公道：才點九黃與七珠僧尼二人，照樣上綁。下文分解。

第五十五回

州縣官鬪志

捉風審小兒

話說他牢內綁出九黃七珠凶僧惡尼，賢臣施忠衆役，推出衙外，屠家手舉刀落。且說施忠見殺了十二寇，九黃七珠，大事定矣，此大提防劫法場之處，近步進衙，跟著施公大悅起身，上轎出衙。施忠乘驟，後跟四名行刑的屠戶，帶領土兵人等，緊隨縣主，竟奔西門跟頭。王梁一見，那敢怠慢，叫門軍將門暗開，賢臣轎出西門，衆人一齊隨奔殺場。

且說武天虬一見城門已開，眼望天搗說道：殺場來的犯人甚奇，怎不見我一拜之交？都是無干人犯。兄長你挨開門，又聞出來轎馬人夫，莫非此來，內有衆友見面，此時須要齊心努力，刀殺官役，今日踏平江都，不必留情。天搗點頭。且說施公登時進了殺場下轎，人報守府分旁武裝而坐。且說城中哨探的那各小卒跪來，口呼衆家寨主不好了！即將城中十二寇九黃七珠已斬，說了一遍。天保聞聽，不以爲意，惟有天搗天虬一聞此言，大喊呀！氣死人也！好個不義黃短命，不思神前一拜，少不得與你大家作對。言罷，看見二寇氣填胸坑，卽向衆寇一發暗號，只見八名強寇，站立一字排著，個個拿出兵器。郝天保一見，卽行勸住，說：你們衆家兄弟不必動手，人已經被斬了，十二人雖作朋友，已作取死之道，官也遵的王法，不要動手。二位寨主衆家弟兄聽真，此事何用作難，用刀一擺，齊取兵器，哨看熱鬧。且說施公與振公在監斬囚棚內，二人閒談，等施忠去動刑斬犯，而悅人心。施公正與振公談話間，探報子下馬，上前跪倒，小的來報，連三元與老爺叩頭。施公說：所報何事？快快言來。探報子答應，小的回老爺，揚州神快斗官到任，請老爺前去迎接。施公說：我已知道，卽起馬出殺場而去了。施公吩咐帶人犯進棚，五虎關升三片官黑搭姜酒爛肺謀姦董六老龐解四車喬瓢老鼠老西兒張才薄

方王媒等不過是殺絞斬而誅之，立刻催著抬屍散了殺場，真乃軍悅民懽，不必細表。且說施公守府二公出棚上馬，坐轎進城，十字路口分手。施公因迎接州官回衙，進內更衣，出來吩咐馬步三班人等，不用跟隨。轎夫散去，牽馬伺候。不多時拉到兩匹馬，施公乘轎，施忠拔刀，隨同出衙。他主僕二人，已刻進了揚州衙門。施忠服侍施公下馬，同進州衙角門。但見堂前結綵懸燈，三班六房熱鬧烘烘，大小官員站起恭敬迎接。施公站在居中，官吏代笑，齊呼縣主，專候台駕到臨。州尊太爺將才來到，怪縣主未去迎接，代怒進內；又傳話出來，有禮相見。施公聞聽，惱怒在心，我今奉旨監斬犯人，因是未能遠接，太爺但言有禮相見。這說他陞官，便帶要鋪堂的，不用商議，快去打點禮物。官吏聞得，信以為真。話說縣主速去辦理，以免太爺見怪。言罷，個個出衙回去。施公代笑說：列位伺候。州役答應，小的曉得。施公吩咐即往外行，出衙同施忠步行往西，一座飯店。施公進去，施忠挽馬拴住，隨後進鋪，好漢傍站，堂倌過來，代笑請問爺們用酒用飯？施公回答，不拘什麼，揀好吃快些辦來。走堂端上湯飯，排了桌上，主僕二人用畢會鈔。施公與忠商議州官之禮，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罰縣把門

硬駁衆官禮物

話說施公採買八色水禮，開禮單，寫手本。賢臣起身出鋪上馬，施忠捧著食盒，往衙而來。州官可巧回衙，賢臣叫聲施忠，拿手本禮單。施忠遞過，施公吩咐你可拉馬在此等候，我進去投遞。賢臣代笑上堂，望書吏問話，內中書吏回答說：那邊坐的就是賢臣聞聽，扭頭觀看，來到那人面前，把手本禮單呈上，代笑說：奉煩投遞。那人接手本禮單，往內宅回話。口尊老爺，今有江都知縣施士倫具手本禮單。贓官聞言，心中大悅，瞧了瞧禮單，不過是平常禮物，並無銀兩，心下沈吟，不由動怒，將手本禮單拉碎，叫聲進才出去，快快告訴於他，本州不敢擅收禮物，少時升堂進才答應，來至大堂，見了施公，就把吩咐之話，說了一遍。施公聽罷，轉身下堂出衙。施忠上前口尊老爺，不知事情如何？賢臣心中，有氣，不便細說，叫聲施忠，把那禮物叫抬盒的人拿去，說罷起身，走至台階，賭氣坐下，專等機會嘔氣。又暗罵貪贓狗官！衆同寅及書吏上前就問，說老爺生氣，爲送禮之故。賢臣說：太爺清正，我施某帶來重禮不受，反罰了我小官，把門照着施公講的話說了一遍，內中聽了，心中惱怒，去見贓官，叫聲老爺，了不得，不用受禮。小的去見施知縣投帖送禮，因老爺動氣，說偏不要他。賭氣放下坐褥，把守大門，見衆官的禮到，竟大胆吩咐說：太爺一概免禮。衆人把禮拿回，老爺還講什麼！贓官聽說，吩咐外班衆役，

我立刻陞堂。進祿走到外宅高聲說道：三班伺候，太爺坐下。只聽得梆點齊鳴，臧官上堂，拜印已畢，官吏參拜，官役牢頭禁卒，平鄉的地方保甲人等，叩頭已罷。貪官要尋施公，帶怒便叫江都知縣問話。施公遂卽向前，口稱施不全參拜。州尊聽見賢臣報名，慌忙站起，一擺手卽便說請起。施公站起，躬身一旁侍立。州官又叫施知縣卑職在說你知罪麼？施公躬身回答，卑職不知，在大人台下領教。州尊劉元見問，含怒說本州欽受御旨，點我揚州管理萬民，大小官員都來迎接，惟少貴縣，莫非輕視本州？你等我盤查倉庫再講，若有一點私弊，立刻革職。施公聞聽，強笑躬身行禮，非是卑職莫來迎接，惟因今朝奉旨監斬人犯，國規完畢，始敢動身。及趕到衙門，大人駕已早到，萬望大人寬容！盤查倉庫清算，或足或少，自然有人。劉元聽罷，面帶愧色，忽見堂下走上一人，公案前跪倒，手舉呈詞，州官接狀詞觀看。上告

具訴呈人東隣趙大，西隣王二，前居張三，後住李四，地方陳虎，呈爲本郡南關以裏東路口，坐東向西有三教寺，一座山門，正殿四層，配殿羣房，共計七十九間，數年並無僧道在內焚修，每逢初一十五，有隣人進寺燒香。本月十五日，衆人進廟獻供，進廟遇見怪事，衆目同視。第四層魁星殿內，泥小鬼項挂少婦人頭一顆，並無尸骸，不

敢隱匿。衆人公共叩懇。

大老爺秦鏡高懸，宜伸不白之冤。子民感叩洪恩，萬世無既！

州官看罷，不由吃驚肺腑。他在座上不好明言，暗叫自己：我劉元大運不濟，上任就逢此人頭事。施不全對頭，還未判斷，他是我命中仇心，到手銀子，他偏橫逆。貪官急中生計，肚內說何不如此這般公報私仇。劉元故意叫聲縣令施不全伺候。貪官說：今寺中有人頭無尸一案，委汝驗明，三日內斷出尸親。本州纔陞到此，不能辦理，我出批你作速去辦。言罷，提筆上寫：

州批縣審訊，爲本州南關以裏路東三教寺中，魁星殿中，泥鬼項上掛少婦人頭一顆，無尸投告。前後鄰居地方人等公舉，必須三天內斷出尸親回復。倘三日內不結，該令才短，摘印後遞取決不輕恕。

州官寫畢，下遞賢臣接過。貪官下叫陳虎，你領縣官，速到三教寺斷鬼回覆。施公深打一躬，走下堂來。劉元吩咐退堂。衆官散出，都與施公擔驚。貪官又派人員刑具。賢臣看見州批，微微冷笑出衙。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至施公身旁跪倒，乃是地方陳虎。奉州官之命，趕來回話。好漢伏侍施公上馬。施忠乘驢，地方引路，竟奔三教寺而來。賢臣偶

然靈機一動，叫地方陳虎上來。賢臣說：本縣問你，你緣何呈報人頭之事，不帶凶犯上來？理該把你重處。地方回答：人頭挂在鬼項。賢臣却說：又來了，你既呈報婦人頭挂在鬼項，本該就把小鬼帶來。是誰把人頭挂在他的項上，好不明白之冤，快去地方賭氣爬起，轉身去拭繩扛。不多時，陳虎進廟，令人伺候公案，一應鋪設停當。地方引路，賢臣進內陞座。又見本州四名衙役、刑房、鄉紳、保甲、牢頭人等，上前叩見，報名已畢。賢臣下叫陳虎，地方答應跪倒。施公說：傳四隣回話。陳虎答應，翻身下行，立刻帶到跪下。各報姓名說：小的張三，小的李四，小的趙大，小的王二，老爺在上，小的叩頭。施公說：我問爾等人，知此婦死的緣故麼？四人從頭至尾，訴說一遍，呈詞無異。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回

傳四隣問話

各人報姓名

四隣報名訴罷，報下出殿。賢臣安心要看廟內破綻，好推情斷事。審人頭屈冤之案。賢臣站起，離座下殿。施公同衆役與施忠，從新繞殿轉過遊廊配殿，羣牆瞧遍，並垣墉之處。又至後殿梓童殿上，左照右觀，並無尸骸。心想：少不得打草驚蛇，再察形跡。主意已定，連忙回至大殿，下役人等圍隨。賢臣升座留神，只見那些瞧看的軍民，鬧鬧烘烘，亂說從未見過審泥鬼的這稀奇事，紛紛話說不提。且說賢臣吩咐帶小鬼。陳虎答應抬

上。施公安心展才驚衆，從未判斷泥鬼，賢臣伸手提筆，上寫：

州批縣審本州南關以裏路東有三教古廟一座，山門大殿共三層，計七十九間，後有梓童殿中小鬼，項挂少婦人頭一顆無尸，經本地方呈報，衆目同觀事實。此廟內數年以來，並無僧道焚修，現今原被告全無。州尊委本縣嚴斷，限三日以內回覆，尤恐此郡舉監生員三教軍民不知，今出示曉諭知悉。願瞧者赴廟聽審泥鬼，倘有斷不清明之故，許爾等公舉特示。

寫完，往下又叫陳虎，你把告示速去貼在衝要之處。賢臣又說：聽我吩咐，今州尊委我派你等四人大家公辦，審清人頭，大家有功。若是你我怠慢，罪名非輕！四公差聞言，只是鼻內流酸。賢臣惱在腹中，故作不知，說道：陳虎，你去把住廟門，並吩咐舉監軍民三教人等，你們既然進廟瞧看，許進不許出，如有不遵，立刻鎖拿，去見州尊嚴究，就算殺人之犯，莫怨施公斷事不明。你要徇私放出一個，本縣送你算犯法之人。陳虎聞聽，嚇得一跳，無奈答應，小的曉得。這地方把告示貼上，回來復命。賢臣一擺手，地方閃在一旁。天色將晚，賢臣瞧月台上站著泥塑小鬼，項挂少婦之頭，看罷眉頭一縐，計上心來，離坐出殿，走至月台，代笑高聲說話：你們這內中舉監文人賢愚不等，瞧看本縣審鬼，

須聽得我施某吩咐，不可頑法。只見一人上來跪下，賢臣問：你是忤作，名叫什麼？回說：小的叫張五。施公說：你把鬼項挂的少婦首級，驗看是何物所傷？不許粗心謊報。張五答應，至泥鬼跟前，取出一根筷子，拉着少婦之頭，細細觀看多時，回身進殿回話。老爺小的細驗明白，婦人頭上致命斧傷二處，腦袋是斧子砍下來的。賢臣聞聽，一擺手忤作退下。賢臣設計，誘哄愚民審鬼是由頭，好追尋題目，說：本縣奉州尊所委，勢難諉卸，皇上點我作官，豈肯有負聖恩。本縣幼年習學法術，與你報仇雪恨。霎時間，忽見東南狂風大作，狂風來了亂滾，隨着泥鬼打轉。賢臣一見，就知其意，不由的暗喜，感動佛祖神聖，往下高叫：風中女鬼，聽我吩咐，不可尋私，快捉人犯。本縣差人帶你人羣中找去。隨叫馬騰你跟旋風，不可攔擋，任他旋轉，倘有可遇之處，領來見我。馬騰答應，思想無奈，邁步出殿，跟定旋風，東就東，西就西，旋風滾的急快，公差兩眼似燈。馬騰高叫：列位開路，莫擋風。忽見旋風從陰溝裏進庵，復又出庵，來引公差進內，那風習習連轉三轉，從陰溝裏入庵內去了。公差一見說：想來殺人之犯，一定在內，何不進內？用手拍門，高叫裏面有人麼？女僧正坐，忽聽外面打門，忙喚小尼看外面什麼人打門？小尼回身來至角門開門。公差邁步進庵，閃過找風，只見旋風聲習習往裏直滾。公差那管內外，跟

風往裏就來。那風忽進禪堂，聲習習圍着大尼姑團團而轉，刮的尼姑用袖遮面。馬騰一見，不管好歹，回手取鎖，叱哪一聲，就套在女僧項上。那風出房，又起一陣大風刮去不見。把個尼姑嚇的白面焦黃，口中快叫。公差不由分說，拉起就走。穿街越巷，直奔三教寺而來。那些瞧看軍民人等一見，個個說人拿來了，咱們快聽老爺斷鬼。賢臣聽的明白，閃目外觀，只見鎖拿一人却是女僧，頭上無帽，白面秋波，桃腮杏眼，櫻桃小口，甚是窈窕。身穿綾羅，足登鑲鞋，年紀三旬，邁步上塔台，進殿跪下。公差報名，小的帶到女僧。賢臣聞聽擺手，馬騰退後。賢臣點頭，難怪尼姑性亂，敗壞法門。叫聲女僧聽真，今有屈死女鬼，在本縣台下投告，私通謀殺他命，冤魂聚而成風，引領差人拿你，快快實訴，免得動刑。尼姑口尊老爺，小尼本州人氏，多病出家，奉公守法，不敢爲非；老爺就便夾死，豈不冤枉佛門弟子麼？賢臣聞聽，微微冷笑，往下吩咐一聲，女尼不用強辯，你去在台上把鬼項挂的人頭看真，回來再講。尼姑只得爬起，出殿走到泥鬼面前，睜眼一看那顆人頭，不由心中害怕，忙忙回身進殿跪倒，口尊老爺，小尼看過，不識其面。賢臣聞聽微笑，你竟是滿口胡說，還不肯實招，喝兩邊與我移起來再問。衆役答應，把女僧移起十指連心，痛不可忍。又吩咐加推，只見陳虎回話，稟老爺今有本州三老爺，奉太爺

之命到寺，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審 蠻人心懷忿恨

揚州三衙奉州官劉元之命催審。馬到寺門，見人進報，不見縣官迎接，心中不悅。他是蠻地之人，揖納三衙到此，不覺暗惱在心，暗想且進寺看他怎樣審法。走上月台，賢臣難越大禮，立即下座，高叫三聲：恕我有事在身，失迎之過，另日陪禮。三衙答道：豈敢邁步進殿下設坐位，三衙把手一拱二拱坐下，便言講人頭三天限滿之事。這位三衙姓穆，名叫作印，在傍聽審。且說尼姑上拶不肯招認，賢臣吩咐加拶，尼姑總不招認。賢臣用手一指，喝叫大膽惡尼！你不招認且下去。叫聲施忠，你同馬公差，速到菴內，所有菴內尼僧，不論大小，都拿來問話。好漢答應，邁步前行，與馬騰立到三聲寺，竟往白衣庵而去。不多時，拿到殿上跪倒。賢臣觀瞧女僧已罷，便說：你師父犯下之罪，他賴你害命，與他幫手，你要實話，莫要虛言。尼僧見問，嚇的磕頭碰地，口尊：青天老爺，小尼今年十八歲，命犯孤寡，八歲進庵，蒙師訓誨，緊守清規，法度最嚴，不知何故將師徒全拿送衙？叩求青天老爺秦鏡高懸，賢臣大怒，吩咐動刑。一連三拶，可憐把小尼十指拶傷，怎奈心堅似鐵，不肯招認，只求超生；又說小尼並無過犯。賢臣說：他不招，吩咐卸去刑具帶

過，不許與那小尼見面，換過答話。青衣答應，遵依而行。且說施公爲難，吩咐人來把那兩個小尼帶上問話。下役答應，立刻帶到，嚇著他下跪。只見那小尼渾身舊衣襖，奔頭嘔叩叫，漆黑的麻子，長的不堪。施公看罷，腹內暗轉，要明此冤，須得誘哄於他。滿臉笑著，忙出公位，小尼面前伸手拉住，叫聲小孩子起來，不用啼哭，你的師父師兄先回庵中去了；跟了我來，我好叫人送你回庵中。不用哭，我好買東西你喫。回頭叫聲施忠，你去買些果子與他喫，喫飽了，好送他回庵。好漢答應，去不多時，把些乾菓糖食。施公伸手拿起，遞與小尼，復又代笑說：小孩子喫罷，喫的飽飽的，好送你回庵，不要害怕。小尼聞聽快活，笑嘻嘻接過就喫。且說三衙暗笑，我看他審事平常，倒會哄小孩子；若到臨期怎了！要知後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姦夫與尼對詞 判結人頭公案

不言三衙有氣，且說賢臣安心誘哄真情。一回手把腰間花小荷包解下，拴在小尼胸前。俗言小孩子識哄，那裏見得喫，又見給一個最好荷包，樂的他眉開眼笑，指手畫腳的叫聲太爺！你給這個荷包，我可好裝錢，便宜了我師父了。施公聽出題頭，不由心中大悅，扭項叫聲施忠，把你腰中散錢給我些。好漢答應，回手腰中打摸些錢，遞與賢臣

接過，都給小尼裝在荷包裏。賢臣帶笑說：小孩子這些錢帶回庵去，好買些東西。我問你不知昨晚來的那位太爺，是你什麼人？告訴與我，我好叫人送你回庵去。小尼見說，很喜歡的，手脚亂動，一面歡笑說：太爺你問我，我不敢說，師父要打我。施公說：你師父不在這裏，你只管說，好送你回去。小尼四處一看，果不見師公。這纔說那位太爺，比你還俊，他每晚半夜，總到庵中帶些酒肉饅饅，與我師父師兄飲酒頑耍，饅饅加肉，我喫飽了，打發我睡，還給我錢。每日晚上，囑咐與我不准告訴外邊之人。那太爺白日並不見來。施公聞聽大悅，叫人來把那老小二尼帶來對詞。下役答應，翻身下去，不多時把二尼拿來跪下。賢臣說：你們不招，有人招了。叫那孩子把告訴我的話，對你師父師兄再說一遍。小尼見問，復又啼哭，叫聲太爺！我不合你好咧，我說了告訴你，不叫我師父師兄知道，因何又叫他們來對話呢？我不說，我怕打。旁邊老尼聞聽，著忙叫聲你不要胡說，回庵送了你的小命。賢臣說：人來掌嘴巴。一聲答應，下來打五百嘴巴，打的牙落。賢臣又問，小尼又照前說了一遍。二尼聞聽，無言可對，個個仰面長嘆道：命該如此！口尊老爺，不用再問，小尼招了。師徒犯與西關茶舖陳姓往來是實。賢臣吩咐人來帶下老小二尼，少時對詞。下役答應，立刻帶下。施公吩咐馬騰，你速拿西關茶館陳姓聽

審。接簽下拜出寺，不多時將陳姓帶上大殿跪下。賢臣叫聲：「今州尊委我斷人頭公案，鬼訴真情，旋風到庵，捉拿女僧，訴說爾因姦殺命，快快實招，免得動刑。」那人見問，叩頭口尊老爺容稟，小的與尼姑並無通姦之事，如殺人更沒此事，老爺上裁。賢臣說：「你到言通理順，善問如何肯招？」吩咐人來把他夾起。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判明婦人頭 回復見州尊

下役答應一聲，夾起來棍，陳公義見無證據，忍刑不招。賢臣說：「好一個忍徒！吩咐人來，快把三名女僧帶來對詞。」下役立刻帶上跪下。賢臣叫聲：「小尼，你認認那人是你假大爺不是？」快說！不說打嘴。小尼跪下害怕，即細看回答，叫聲：「太爺！這就是那個大爺。」賢臣聞聽事情都對，心中大悅，問那老尼：「你把那實情招來，免得動刑。」老尼見問，不由迎面向長嘆，眼望公義，叫聲：「冤家！不用強辨，老爺替你招罷。」尊聲：「老爺聽稟，小尼俗家性屈！父住東關無兒，只生二女，小尼年幼多病，因此許進西關白衣庵中。不多幾年，師父在外募化修塔，後來小尼又收兩個徒弟，緊守清規，遇見西關茶舖陳公義，見小尼容貌安詳，反心用計，進庵許願，常常往來，請小尼到他舖裏，不防被他灌醉姦騙，酒醒無奈，續通姦了，打算徒弟無人知道，不幸父母去世，發送事畢，小尼妹妹許嫁與人，妹夫姓賈。」

名君車，貿易在外，妹夫出門，妹子暫住庵中。公義那晚來至庵內，看中了妹妹芳容，忍心要行苟且之事。妹妹不依，氣的尋死覓活，只要告狀。陳公義帶酒行凶，用斧砍死，尸首埋在庵後。他半夜將人頭拿出尼庵，嗣後不知怎樣掛在鬼項，只求青天再問公義便明。賢臣扭項下問公義，從實招來，如有一字虛假，立刻處死。陳公義見問，回答小人情犯是實，不敢強辯。小人南關有一仇家，想著移禍雪恨。那晚仇家有事，人煙不斷，小人未曾得手，故把人頭隔牆拋在三教寺內，小人不知怎樣掛在鬼項是實。施公聞聽說：既招不必深究，賢臣立即吩咐帶下，跪在一旁伺候。又叫帶過老小三尼事情算結。少時賢臣又叫地方看守人頭，等回復州尊再對人頭。那瞧看軍民議論不表。且說施公同三衙到了州衙門首，下馬進了角門，下役帶着犯人。賢臣向書吏手中接過招詞，方至州尊衙內。施公帶笑說道：煩你代我通報一聲。那人站起說：老爺請坐少等，我與老爺遞進。伸手接過，邁步進裏。內司把招詞送給貪官瞧上一遍，不過謀姦不允，害死尼妹，姦夫埋移身首二處，回復起尸完案。劉元看罷，心中又喜又惱，喜的是不全的斷法精奇，惱的是江都縣有他作對，不能行事。貪官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何不打點一分重禮，差心腹家人暗暗上京，求皇親索老爺快快提拔些，他離江都。賢臣借貪官的仇，

陞轉順天府不表。且說貪官又叫人傳出命三衙起尸驗明，早入堂結案，暫把人犯寄監。劉元的內司奉命上堂，見了賢臣，不過說了幾句褒獎之話。賢臣隨即出衙，叫聲施忠，天色晚了，到館驛歇息，明早起身。次日主僕出了揚州，在路上正言貪官的過惡，賢臣抬頭見迎面跑過幾疋馬來，又聽得內有一人，大叫夥計們，不用上揚州去報，這位老爺就是江都縣的清官。施公只見那些人聽說跑回坐騎，個個跳下馬來，一人跪在當頭，哭訴情由。賢臣不解，勒馬留神，都係買賣打扮，個個驚慌，擋在馬頭，口中只嚷內有一人腮流痛淚，口尊老爺，小的前已告過失盜真情，蒙老爺拿獲斬犯報仇，另搭夥計，別處治貨。從此經過五里碑，路見一伙強盜劫財，盡行搶去，嚇得小的等抱頭不顧，只得逃命。小的等特奔揚州來報賊情，幸而途遇爺爺，叩求青天救命。小的名叫李大成，說罷一齊磕頭。賢臣聞聽李大成三字，想起前番的十二寇那一案，就是此人失盜。賢臣長嘆，叫聲李大成，可嘆你命犯賊星，今又被寇盜；但五里碑不是本縣交界，揚州的管轄。客人聞施公之言，似有不管之意，放聲大哭。那些人哭的賢臣心軟，說道你等莫哭，寇去有多遠？人有多少？那些人口尊老爺，賊去多遠，小的等只顧逃命，未曾細看，不知有幾個人。只聞稱郝寨主聲音，漸去無踪。施公聞聽，想必是郝天保在內，彼時

臨別言保江都無事，此地乃屬揚州地方，嗣又刦法場，多虧義士施忠嚇退。賢臣想罷，何不拿話說與施忠聽？便說：施忠方纔他言內有郝天保，想是綠林之人，他當初原說保我江都安然無慮，此地雖屬揚州管轄，然與我交界接壤，今番又猖狂搶刦客商，其情可惡，真不愧匹夫小人之談，但不知你管與不管。施忠一聽羞愧，大叫曰：氣殺我也！雙脚跳了幾跳說：恩主不用急躁，老爺略等小的前去言罷，催馬而行，未頓飯之工趕上，果是郝天保同衆朋友。施忠一見喜悅，郝天保見施忠說他言而無信，亦覺媿意。天虬天搗面紅說道：原物未動，老弟拿回交還客人，我等就此散去，免傷弟兄和氣。言畢代怒叫聲衆友，相你我塵土不染，方稱英雄義氣爲重。其餘多人拋下貨物，提鞍上馬，高叫黃老弟，但願你指日高陞，纔見得朋友。衆人將手一拱，齊磕坐騎揚常而去。那衆人去後，郝天保自知理短，羞過一陣，無奈眼望施忠講話，叫聲黃老弟，爲你一人，愚兄傷却衆友，尊聲施忠兄弟，你我不比他們，何用介意？另日狹路相讓，隨叫衆客收回原物，衆人千恩萬謝而去。施忠回來，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回 皇恩詔賢臣 回京都引見

賢臣見施忠回來，就問事情辦得如何？好漢從頭至尾細稟一番。賢臣甚喜，又向衆好

漢說道：容日再謝。郝天保等九人，聞聽施公之言，就勢告辭。施公相送各位坐騎，衆寇望施公說話，改日再會。言罷，番身上馬，催駒四歸林中。施忠回到樹下站立。賢臣說：施忠就此騎馬進縣。好漢聞言牽馬，施公乘馬，施忠扮鞍，主僕頓轡，正走之間，抬頭看見江都城門，進了鬧廂，入門鬧市，耳內聽得斧斤之聲，閃目一眴，路東一家好齊整宅舍，原是水作在那裏安蓋大門。賢臣一見，肚內把天干地支，細細推算，值日神將，從頭暗數，心中說道：既蓋大門，豈不擇日？他家看來不知禮義，難道他家無有讀書之人？今日黑道，五鬼破壞，要想興隆，萬萬不能，其中必有緣故。本縣何不問其內裏之情，隨叫施忠，你去把安門的家主叫來，我有話問他。好漢下馬，邁步走到那家門首，代笑開言，說：借問你們一聲，那位是家主？門裏一人，年有四旬，應聲答道：不敢，在下就是，不知有何見教？施忠說：本縣老爺有話問你。那人一聽，連忙整衣帶帽，邁步出門，跟定好漢來至施公馬前。那人並不下跪，深深一躬，口尊老父師，生員不知駕到，未得遠接。施公說：賢契免禮。本縣有一事未明，賢契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安門換戶，分是吉祥之事。今日五鬼破壞，動土豈不有損？那人聞聽，又打一躬，口尊老父師，生員既讀詩書，安門豈有不看憲書之理？奈生員家設有學館，請了一位先生，情性格格外，安門請先生擇

揀吉日，道今日甚好。門生也有些不懂，問他之故。他說不用提起，安門之時，必有明公來問。故此門生伺候這裏。今聽老父師呼喚，門生特出拜見。賢臣聞聽，心中納悶，叫聲賢契，此人大約與你有仇？那人回答無仇。賢臣說：既是這樣，你去把他叫來，本縣有話問他。那人答應，回身去不多時，回來手舉字柬，口尊老父師，門生家先生有書一封，叫門生拿來，求老父師一看。又說今日理當叩見，恐其冲破，縣尊眼下，不能高遷矣。賢臣聞聽心悅道：此人奇異，先看他的字體，是何言語？想罷，伸手接過，封皮上寫：今月今日今時，縣尊駕到，賢臣心驚，回視時分相對，賢臣點頭說：妙哉！待我看裏面如何？上寫：

山東曲阜縣民人孔淨，字奉江，都縣主。今日今時，台駕回轉，路過此戶，馬上有觀。吾乃孔聖之後，微習天方地理之妙算，今日係五鬼破壞之期，內有吉星冲破，不敢報名，恐洩天機，神鬼見怪。此戶轉禍爲祥，家道豐盛，頂帶綿綿，子在父死，夫存妻亡，代代恒足矣。

民人孔淨數字不恭求恕具。

賢臣聞聽，不由喫了一驚，心中默言：此人挾術通神，未來預知。字柬猶如板下三舒所言，真真不錯。我只知古人書理之中，却不曉陋室之中有此高人。但能有日官到初品，必請孔淨主文。有心此時行聘，惟恐輕微前程遠小。賢臣沉吟多時，除非如此這般，想

罷代笑說：賢契聽我一言，回府替我多多拜上孔先生，就說本縣路過，不曾修帖奉拜，容日再謁。那人聞聽，又打一躬說：門生請教老父師，今日安門到底好不好？施公見問含糊答道：賢契不必追問，今日最大吉大利，賢契請回言罷。賢臣把字柬收入靴桶裏。賢臣講罷，不多時主僕進縣。這日黎明點鼓升堂，書吏人等伺候。忽見連三元上堂回話：老爺在上，小的探得京都傳牌到了，召老爺回京，此缺新補江都老爺，不日就要上任，老爺定奪。賢臣聽說，吩咐再去打探回報。且說賢臣暗說：我若回京見主，遇了機會，我必叅你。賢臣心恨州尊，即叫六房盤查清結好交代，以備回京。諸事分派停當，只見從角門來一人，上堂至公案旁跪下，口尊少爺在上，老奴請安。賢臣含笑叫聲：施孝，你來江都有何事情？老太爺老太太安否？老奴見問，答道：滿宅俱各平安，老太爺叫老奴前來接少爺進京，查清倉庫。老太爺說不可缺少，務要查倉厥畢，一同進京。施孝答應站起，連三元下面叫道：小人稟老爺，新任老爺離此不遠了。賢臣一擺手，上報退去。賢臣離坐上轎，出城至接官廳等守。不多時，新官已到，二人禮畢，一同進署交印，盤查倉庫，諸事全結，交代明白，新官送施公出衙，施忠王棟三人把賢臣送進館驛。且說賢臣專等明早起程，又寫了一信，打發施忠去請孔先生到京。施忠接柬領命出館，不

多時回來，上前稟話：小的奉差役投書孔先生，無容相見，回字一封，請老爺過目。施公接過書皮上寫民人孔淨，字奉賢公，此柬不可令旁人觀看，目下也不可自觀，明公到了官居總漕，身逢大難，再看此柬，必有應驗。賢臣看罷，暗道：真神人也！依言將書收入錦囊之中。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懶心灰 商議告歸林下

且說施忠王梁王棟他三人，見施公觀柬，個個溜到避人之處。王梁代笑開言，望施忠王棟說話，叫聲二位老弟，愚兄一言公議，明日縣主回京，你我早定主意。自當差以來，我先灰却進上之心。新官上任，要想在施爺台下辦事，斷然不能；且又未知新任情性，可喜賢臣性賢，就料你我命小福薄，若是跟隨進京，諒來也是小縣，倒不如決辭施爺，退歸林下，與衆朋友無拘無束，豈不快樂？望二位三思而行。施忠聞言，沉吟不語。王梁答說：講的不錯，却在禮上。施忠見他二人都是如此言說，不由意動心活點頭。三人一同邁步進庭，到施公面前一齊下跪。施公一見不解，忙問說：你三人一等光景，有何事情？王梁先就接口，口尊老爺，容小的細稟：今日老爺高遷，明日起身，小的等不忍分別。再者小的三人蒙老爺恩待，深感高厚，本欲伺候老爺進京，奈小的有家口牽連，因此

叩見，小的等不能進京。賢臣聞得心驚，自思王家兄弟不跟由可，聽其口氣連施忠也有不跟之意。施公不悅，望施忠說話，叫聲施忠，我問你，他二人不跟我進京，有戀新官之意。你想想你不跟我去，豈不有負當初意？你今日敗子回頭金不換，我念你俠義，待你可也不薄。加之你父母俱故，緣何你也辭我？施忠見問，口尊老爺，小的父母雖已辭世，祖塋在此，不肯遠離，絕了祭掃，古人云爲臣要忠，作子要孝，老爺高陞，乃萬千之喜，無如小人草木之身，不敢言忠，命小福薄，不敢上京，清願墓廬守孝，言罷叩頭求恕。施公說：本縣難以留你，同我進京，請問你們意歸何處？告訴與我。三人見問，一齊叩首，老爺請聽，小的仍歸林下，須學古人。施公說：本縣還有一句話，好歹莫愚，要心不改，豈不聞猛虎回頭落那朽名？三人聞說，猛然點悟，叩謝老爺指教之恩，小的若無冲天之志，死後怎入祖塋？施公說：駟馬難追，總要信行。言罷，扯手一擺，下面三人叩頭皆起。又見一人上庭跪下，口尊老爺，小的是振守府大老爺的家人，老爺奉差公幹未回，知道老爺高升回都，不能親送，小姐太太吩咐小的送來路費銀五十兩，還有家信一封，求老爺帶上京去，將懷內把銀子書信取出，一併上遞。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餞行

桃花店得信

施公接過代笑說：多承你家老爺費心，回去告訴太太，替我致意道謝；我欽差緊急，不能面辭，容日到京拜見。家人答應出館而去。且說賢臣代笑望施忠棟梁說話，我無物可敬，這是銀子五十兩，留與老人家莫嫌菲薄，每人作件衣服以爲紀念。言罷，把銀遞與三人。施忠接過，復又叩頭。登時天晚，三人用飯已畢，秉上燈燭，坐談閒話。一夜未幾，天已大亮，舉監軍民人等，候送賢臣回京，衆又敬酒餞別。施忠梁棟隨衆而散。賢臣的馱轎馱子，家人馬匹圍隨，上了官塘大道，竟奔京都，趨行程途。正在飯時，俄而一座店面，賢臣打尖歇息。施孝下馬，上前伺候。賢臣下了馱轎，護送上房坐下。施安等外面照看騾夫馱子，捲下馱人，喂上牲口。店小二揩桌代笑問道：老爺喫什麼東西吩咐小的好去傳話。賢臣見他一團和氣，回答不拘什麼東西，葷素都使得，只要速快。店小二回答曉得。不多時，用手托定，排在桌上。賢臣用畢，拿下與下人喫完。施安會帳，賢臣拿茶，忽然聽隔壁房中有人講話，說夥計，咱們快些喫飯，收拾收拾，等這位坐駝轎的老爺走，好搭伴同行。你不曾走過，出了這座桃花鎮，不遠漫窪，那就是惡虎莊，眼力要差，不是頑的！若是撞見他哥兒們，所有行李都得留下。又一人回答說：老弟放心走罷，咱們有什麼，除了性命就是人，他們胡鬧損人利己，路截運商。又一人說：他們哥兒專截貪

官污吏，不截孝子節婦孤客窮商。聞聽黃天霸投揚州府江都縣施老爺，你沒見過好官府，真真清似水，明如鏡，斷事如神；又聞得黃天霸改名施忠，當了內司，盜賊還怕他幾分。昨日你聽見施老爺升進京都，施忠不跟告辭，不知去向，也怕不得許多造化。閒話說罷，出店挑起擔子，也有背包的，走過門去。施公看的明白，心下欽服好漢施忠，名不虛傳，放他走了，真正可惜！放他歸林，便宜盜賊作亂。話說且住，我過惡虎莊，倘要被盜寇攔截，少不得借施忠名頭，吉凶再講。賢臣吩咐起身，下人扶持上了馱轎，抬了馱驛，攔出店外，下轎上馬，出桃花鎮，疾奔惡虎莊而走。賢臣思想後悔，不該放走施忠，自己怨恨自己，行的不仁，至有今日擔此驚怕，只恨不能插翅飛過此莊。衆人正自奔走，心裏都想逃過險地，剛到漫窪，忽聽馬嘶，四面上馬跑，登時圍繞上來。衆客商魂飛魄散，拋下被套，各顧性命。施公的驢夫，久慣包程，懼強盜的規矩，不敢前走，忙把馱子圍住，四面人馬圍裹上來。得祿得壽年輕，不管死活，開口大罵，少要往上，懍著老爺，你們狗命不保。只聽得把得祿刺於馬下，得壽放馬就跑。賢臣忙着高叫好漢，且休動手，初到寶莊，有英雄幾位都認得施某，今日提名到姓，休要見罪，第一名姓郝名天保，第二名姓濮名天鵬，第三名姓武名天虬，第四名姓黃名天霸，四家好漢，都與施某見過幾

面勝似同胞兄弟。強寇聞聽，停刀說衆家兄弟聽真，休要動手，必須稟明寨主再講。一人飛馬進了惡虎莊，至門前下馬，進廳口尊寨主買賣到門，萬千之喜，又遇施不全來臨，我常聽見兄長念及，因此不動手，請令而行。天虬聞聽，想起蓮花院的十二寇都在殺場，而尤懼怕天霸，被其羞慚方還，直到而今，仇還未報。天虬沉吟半會，望天搗講話，濮兄長，狗官到來，令人想起從前之事，也大生心，不可遲疑。就此出去，吩咐拉馬。三寇乘馬，登時來到施公駝轎一傍，慌慌忙忙下馬，故意忙行幾步，跪至賢臣面前，迎著拱手，口稱賢公既到，請進荒莊一叙。賢臣答說：多承寨主美意，少不得施某領情。二寇聞聽甚喜，隨叫人引路。賢公的馱轎驢子在前，二寇上馬跟隨後面，到惡虎莊而來。轉眼至莊門首，衆寇下馬，施孝等擁驢與驢夫，搭下驢轎，賢臣卽曲躬下馬，二寇相讓，一同進門上廳，分賓坐下，立刻置酒，賢臣告辭不允。武天虬性快，口尊老爺，不知上京何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惡虎莊遇寇 聚義廳報仇

賢臣見問，就將奉旨召進京城，施忠離歸林下的話，說了一遍。武天虬一聞施忠不在面前，稱了心懷，滿面得意笑容，口尊賢公，恕小人失陪。賢臣說：請便！天虬望天搗眼色。

一遞當卽告退，在僻靜處會議，餘寇相陪不表。且說二寇同到廳後，武天虬叫聲兄長，理該冤仇相報，黃天霸郝天保既不跟隨，咱們可報此仇。二人商議已定，二寇復歸坐位。施公方欲告辭，天虬面帶怒色，大叫施不全，今日大王兩句話問你，有仇不報，怎麼講？賢臣就知命不遠矣。施公心中也不害怕，面無懼色，答道：寨主有仇不報，非君子。天虬聞聽，拍手大笑說好，卽喚人來，把狗官拿下，剝去上身衣服，綁在廳柱上，與死去十二寨主副心祭奠。小卒答應一聲擁上，嚇得書吏等一見，走了真魂，邁步想跑，撲天搗取刀下了絕情，其餘施孝施安得祿等一齊綁起，將三人綁在廳柱之上，把死都棄於肚外，破口大罵。看看主僕，命在旦夕。二強盜哭祭十二寇方畢，才要取賢臣心肝獻祭，從外跑進一人，在衆寇面前跪倒，仰祈衆位大王，小的奉命四路哨探，晒盤，今有一起販紅花紫草綢緞商人路過，離莊不遠，打聽明白，只有差官四名保護，本領平常，稟寨主。二寇擺手再去哨查，小卒爬起而去。天搗說：依愚兄看來，施不全好似籠中之鳥，還怕他飛上天不成！你們先出去滿載而歸。那衆寇一齊出門，抓鬚上馬前去。且說施忠棟梁三人，自從施公告別之後，心中掛念施公，催馬剛過桃花鎮，帶領衆人，正要奔惡虎莊，又聽行路之人言談，衆寇截聚一起人打仗。施忠望棟梁說話，叫聲二位兄長，可

都聽見了麼？必是漢天搗武天虬。他二人記懷前仇，今日狹路相逢，截住施公，不能前行。你們快走，施公必遭大難。好漢言罷，催馬如飛而去。衆寇正被李五一下彈弓，打着傷。無如強寇比先愈多，將李五圍住，正在進退兩難。認的是施忠，達官不由大喜，忍不住的大叫黃老弟！你從那裏來？想殺我李五弟。施忠心中只記施公，留心細找，忽聽李五二字，按馬一看，原來標行神彈子李五。又望那邊，瞧見漢天搗武天虬，並不見施公與家人駝轎馱子。施忠這才將心放下，帶馬上前，代笑回答。李兄長，可曾會過武漢二寨主麼？達官說：久已聞名，未曾會過。施忠說：今日應了俗語，大水沖了龍王廟呢！沒的說。今求衆位賞我黃天霸點臉，大家笑合，也免被人恥笑。言罷，催馬過去。衆寇一見施忠到來，一齊到來親近，惟有天虬天搗心驚，無奈叫聲黃老弟，貴體可安？施忠陪笑答道：二位兄長與衆家寨主，近來康泰。施忠又問二位兄長，難道不認得李兄麼？二寇回答：不曾見過。施忠說：列位不用動手，大家見見，話猶未了。棟梁也到。衆人不識，施忠代答，望衆寇說話，你們不認得他兄弟，這就是常說的王棟王梁。彼此在馬上拉拉手，見禮已畢。施忠說：衆位仁兄老弟，容我一言奉稟，這位李兄名琨，綽號神彈子李五，結交遠近朋友，買走標行，今日到莊，他算一客。太家含笑，咱們認識江湖朋友要緊，免傷

和氣。二寇依言。李五聞聽，下馬收鞍說道：衆位寨主恕小弟多有得罪罷。李五收拾貨物起程，告辭施忠等而去。施忠見李五去後，望二寇說：兄長，小弟進莊拜見嫂嫂。二寇聞言，不免心中著忙，答說：老弟高情，我二人回莊，替賢弟代問。施忠聞二寇言，不由疑惑。天虬天搗思量施忠必要進莊，天搗催馬到僻靜處，叫心腹小卒速即回莊，如此這般，小卒答應而去。施忠說：二位兄長，小弟請問此廟收拾的很好，未知誰蓋的，理應一觀。天搗代笑回答：此乃姓許的重造一座三義廟。施忠說很好，三義者但不知內果有趙雲無有？就與咱們一樣，南有四霸天結義，郝天保居長，天搗居次，天虬居三，豈不是四弟趙雲某。天虬說：老兄弟你比趙雲還使的，怎比兄是一個鹵莽張飛，這算你賴我了。言畢催馬進莊，到了門首，一齊下馬，彼此謙讓進內，衆寇左右相陪，小卒上前巡杯。天虬望施忠說話，口內連呼老弟，你不在江都縣跟官招福，未知到敝處何往？想當在綠林很好，你偏要想妻榮子貴，又不稱心。施忠聞言，氣惱在心，爲施公忍耐在心，代笑說：三哥你的話講得不是，我天霸雖作綠林中人，誰不曉得專截貪官污吏，愛勸孝子賢孫。當日因衆友纔到江都縣裏，行刺施老爺，那知是位俊傑。施公進京面聖，我如要跟隨，何愁不得高升！小弟因爲祖塋在此，豈肯斷了祭掃，棄其坟墓，故而直辭施公不

去三哥言我天霸之過，豈有此理！天搗聽此一番急話，連忙高呼小卒，換大杯上來。小卒答應，登時拿到武天虬，說老弟休要記念在心。好漢接酒，用手舉杯，看光景難以問話，故意連飲數杯，現出酒形，裝作說我已醉了。衆寇說老弟量如滄海，緣何說醉？千萬不可逃席，我等便駕。施忠回答少陪，就到邁步出廳，閒步多時，至園外從門縫細觀，被他看出破綻來了。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見驢夫馱轎心驚 越牆找尋施縣主

話說施忠隔著門縫一看，瞧見馱轎驢子都在院內，又望見那邊馬棚內倒跌幾人，躲在地上。好漢喫驚，酒氣全無，心想不好，恩公有傷生之禍，恨我匹夫翻心悞事。輕身一躍，跳在牆上，爬過那邊，腳沾塵地，忙至馬棚，打聽施公吉凶。瞧見驢夫問道：你知老爺在何處？快快說來，好救爾等之命。驢夫見說老爺無有傷命，聞口內塞棉，用繩反背，網在那邊空門之內。施忠聽見賢臣有命，減却愁容，連忙上前，回首取刀，把驢夫縛繩挑斷，二人爬起。施忠說：你二人不用遠離，我去救老爺要緊。言罷，好漢邁步竟奔空房。且說跟施忠的那名小卒，見好漢隔門越牆而過，不敢怠慢，跪在廳上，一聲大喊，衆家寨主不好了！黃寨主見鎖着馬圈之門，隔門縫一望，越牆而進，過園去了。天虬天搗聞聽，

就知事情敗露，二寇着惱成怒，大叫好個負義囚徒！安心要來尋氣，站起用手把桌子往棟梁一推，只聽唰唰碗盞杯盤落地碎破，豁了棟梁一身菜湯。兩家好漢氣往上撞，隨身都帶着兵刃，連忙站立上前動手，地方窄狹，二人眼空，各使飛步，跑出堂院，抽出兵刃，回手就刺。武天虬一見，大叫二哥，你擒拿這兩個鼠輩，我去捉拿黃短命。天搗等答應，分抓兵器，出廳圍裏棟梁動手。天虬今日竟把施忠的利害忘了，伸手在架上，忙取把亞槍，邁步忙至圈門首，心頭有氣，也不顧叫人開門，用力一脚，咕咯把門踢下，雄糾糾闖進圈門，高聲大罵，我把你無義之賊，吾來拿你！好漢一見武天虬要動粗魯，不由他動殺人之心，回首忙取鏢鎗，托在掌上，大叫武哥，休得撒橫，今朝小弟難顧刺血之盟。兩下相隔數步，施忠那肯容情，單背一明渾之刀，鏢鎗照着天虬對心刷的一聲嚮嘍。武天虬哎呀！咕咯倒在地下，鏢穿前心，手足亂動，命歸泉下。施忠也覺傷心，爲施公難以顧義，不免從今江湖落罵之名，好漢暗惜，上前腰間取鎗，搭去血跡，收在身邊。忽見家人王虎趕到，施忠叫聲王虎小心，看守房門，倘有舛錯，追你的狗命。好漢囑咐一番，邁步往前院來幫棟梁成功。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鏢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搗

話說後跟小卒，看見天虬喪命，喊的驚魂失色，跑至前院，說不好了！武寨主被黃寨主一鏢，穿心而過，死在馬圈之內。天搗聞聽，大叫哎呀一聲，氣死人也！天搗拋下棟梁，竟奔施忠，撲頭一刀。好漢側身躲過。天搗一刀砍空，氣的破口大罵：狠心賊徒！你爲保全一人，傷許多朋友，我與你勢不兩立。高叫衆兄弟，大家拿住匹夫。衆寇答應，一齊都奔施忠。好漢能飛走牆壁，跑到那邊，天搗欲砍，使的力猛，往前一栽。施忠說：仔細裁着身體，小弟又要惹不便了。天搗聞聽，只羞了個面紅。施忠又見餘寇跑到牆下，復又存身縱起，站在牆頭，展眼之工，上了大房。天搗一見，只急的怪嚷，衆寇心驚。施忠在房脊上面，故意哈哈大笑，叫聲濮兄長，聽小弟拙言奉勸，休要動氣。小弟當初既爲縣主，難顧朋情，小弟既然騎在虎身，要想下虎，萬萬不能。我天霸若無擒龍手段，焉敢長江把浪，況我的本事衆位深知。寨主留情，黃某有義，放了施公，領你大情。衆位若無義氣，以天虬爲樣，一鏢一個，諒無處可跑，試試天霸狠毒手段，列位允與不允，快快講來。羣寇聞言，齊說不好。惟天搗一深怪叫，待我擒拿於他，今日先叫他試試我箭罷。房上施忠聞聽，我何不先下手，取出鏢鎗托在掌中，天搗方欲去取弓箭，施忠此時不肯稍停，高叫兄長莫要怨我，你不留情，誰人有義？只聽刷的一聲嚮，盜寇背臂已受傷。濮天搗往

後一仰，嚙呀險些跌倒，剛刀難舉，拋於地下，疼的渾身是汗，眼望房上，開言就罵，斷義絕交，你心太狠！彼時原說同生同死，鏢傷同盟，理上欠通。說着拿起刀來，天搗竟是自己刎而死。衆寇一見，登時散亂，不願圍着棟梁。房上施忠心中暗嘆自己絕情，固爲施公一人忠正，感動天霸，綠林全傷義氣。房上一聲喊叫，那個要動，黃某不容手捏房椽，翻身落下，腳跣實地，滿面代笑說：衆家寨主，要莫見怪，人生天地之間，全憑忠孝節義。當日天霸歸順施公，既有當初，必有今日。小弟全信，難以全義，望乞列位包含。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好漢救賢臣 天霸叙舊話

衆寇聞施忠之言，一時棄棒并棍，口呼黃寨主，我等原是武濮二位手下，他們既死，我等願棄綠林，各自四散。施忠聞聽，代笑回答，衆位各隨其便。好漢望棟梁說：二位兄長快跟我來，搭救施公要緊。二人又恐衆寇相隨，同進馬圈，來至空房門首。家人王虎持刀把守房門，小卒將門開放。施公與施安等主僕四人，口內塞棉，把二手反捆，正都愁死，忽聽人聲開門，心下着忙，腹內說不好了！要命人來了。開目細看，見是施忠棟梁，心中納悶，肚內又說他三人到此來，莫非我心想的迷了。正自驚疑，施忠趕上前，見賢臣光景，心裏嘆息，口呼恩公在上，恕小的等救應來遲。賢臣聞聽，急的口不能言，張口瞪

眼。施忠納悶，衆寇上前來，趕忙的伸手與他主僕把塞口棉花掏出，又用小刀挑去繩。賢臣活動，心中慚愧，不覺淚下。施忠勸解恩公，站在一旁，吩咐小卒立刻把衣服取來，與他主僕穿好。棟梁左右攙扶施公邁步回轉西廳，施公上坐，囑衆寇兩邊站立。賢臣眼望棟梁說話，叫聲三位好漢，救我之恩，何以報答？三人答道：小的三人，只知老爺回轉京城，朝王見駕，就要升官，那知路遇無情之寇，把爺誑進惡虎村中，摘心祭靈，逢此大難。老爺雖在眼前，天使其然，小的等到此救護，也是忠心感動天地。今日小的幾句不平之話，當着綠林朋友表述心懷，我天霸爲爺，傷却江湖朋友，四海忘交；此時爲爺鏢打天虬，天搗著傷自刎，小的今不顧人之穢罵，愧見天下弟兄。當初小的施展飛簷走壁，夜靜更深，進了書房以內，提刀行刺。老爺見小的並不心驚，明言大義。小的醒悟，方知施公是爲能臣；要留姓名，小的卽說叫我，無傷爺爺，是以留情。老爺送我出房上牆而走。嗣後小的帶酒遭擒，王家弟兄押進縣衙，小的自知性命難保，恩公並不動怒，又蒙釋放，親解其縛。老爺在堂上講說道：一人成名，九祖光榮，作賊爲寇，究竟不久，那個江湖害人，慶過八旬？小的聽此金石之言，願投拜恩公台前。小的爲報恩改過，黃河擒拿水寇，關家堡救爺，捉拿惡豪，定計斬決十二寇，小的使碎心機，總買不動恩公。

之心。老爺只顧不用。後來好漢越說有氣，顏色更變。棟梁旁邊連忙相勸，黃老弟使不得，不必剛暴，皆因命小福薄，難怨賢公，再勿往下講道理，應念恩公相待情分。施忠點頭後悔，如說錯了，豈不叫別人瞧不起嗎？回嗔作喜，吩咐小卒快殺豬宰羊，收拾酒飯。小卒答應，頃刻停備，天黑將燈秉燭，小卒擺桌設椅，賢臣上坐，衆寇下陪。擺設肉山酒海，小卒巡行。酒過三巡，菜用美味已畢，此時施公這才答應，心內還想施忠上京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施忠見二嫂 火燒惡虎村

且說施忠高叫衆位仁兄，老爺今晚聽小弟有幾句拙言奉稟，只因爲信，卽難全義，鏢打三兄，二哥自刎，小弟心中牽掛二位嫂嫂，到老歸根，究靠何人衆位！二位兄長，若有後，何用懸心，日後成人，知道我傷他父親，好報仇雪恨。黃某却樂我傷人，人傷我道也理當；惟二位嫂嫂正在年輕，你們若是不管，又恐傷亡者之情，且是難事。衆友請出嫂嫂，問問歸期，我才放心。小卒快請二位夫人前廳有話商議。小卒答應，登時將劉氏李氏請到，衆寇同施禮相見。觀他雅淡梳粧，都在十八九外。施忠代笑，讓二人上座正位，好漢上前行叔嫂禮拜見，躬身說：請二位嫂嫂相見，小弟原本耿直，方才鏢傷武兄，

濮哥自刎，可惜二位兄長無後，嫂嫂倚靠何人？二位夫人回言：黃叔叔不必多言，我們聞得你兄已死，我們坤道冰霜節烈，何須多慮！我們惟尋死以報汝兄英名，少時便見分明。施忠聞言，自覺慚愧無顏，勉強答應：二位嫂嫂你去升天，我却放心。劉李二氏拜辭便行。少時小卒來報，二夫人自縊窗櫺之上。施忠暗嘆，復又歸坐，高叫衆家寨主，此事並非天霸心毒，出乎自然，以盡他夫婦之情，倒也罷了。吩咐天明此莊掩埋，四面放火燒之。衆寇答應，搬運柴薪，依然辦畢。且說賢臣羞愧，又見衆寇飲酒，眼望施忠，叫聲好漢，我還有一言特商，施某蒙你救命數次，兼蒙壯士搭救之情，祇因官卑權小，暫時委曲；而今聖旨召我進京見駕，倘能升擢，補報你的大德也。壯士若肯同我前去，管保有始，自能有終。但可得意之處，也免人傳我之不仁，願聽三位細報。施忠聞聽冷笑，口尊老爺，快快歇心休題上京之話，小人們不敢從命，無如福薄，灰却上進之心。想起老爺未上任之先，帶領施安裝扮出門，熊家有難，命在頃刻，若非佛天保佑，來一壯士，外號傻三名字李升，夤夜救出險地，不過得一馬快兵役。後來黃河水寇土司行文到縣，限期一月捉齊，違限革職。彼時命傻三去訪，命喪水中。嗣後老爺聞言，也屬平常，賞銀數兩而已。他妻無靠，嫁與別人，算是跟官一場，白白送命，痴心妄想。王梁說黃兄長不

必講了，古云：盡忠而不能憐下，恩公待你我三人，情出恒常，只是命運不齊，大家暢飲，看看天亮，各幹其事。且說施忠聞言，回嗔代笑，讓賢臣用畢酒飯，撒去飯碗，吩咐先把賢臣送出莊外，又叫小卒自家養的，各把家資領去，無家大小卒分資。等候事畢，小卒放火。施忠又出莊，至賢臣駝轎以前，代笑說老爺此去上京，路上平安，指日高陞，小的等不能遠送，就此告別。言罷乘驢而去。賢臣一見，心下難忍，嘆息不已，吩咐起程。驢夫答應，催動牲口。施安施孝得祿三人圍隨入官塘大道，朝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天晚，進了彰儀門，至西河沿，離前門不遠，下住三合店，茶飲飯畢，驢夫喂料牲口，看守驢子馱轎，施安等伺候賢臣，燈下正看面君的律例，耳內忽聽絲絃之聲，賢臣不解，莫非店中有家眷，既開店就該迴避。賢臣正自思想，下文分解。

第六十九回 賢臣心下疑 側耳細聽音

賢臣說：施安你去打聽正房內，是什麼絃唱？訪真回話。施安答應，轉步出房，走到院中，聽店外鑼聲三棒，瞧見門內閃出燈光，至門首把門一推，看見一人在燈下寫賬，聽見門嚮，停筆一看，慌忙站起，口稱客官請坐。施安代笑，借問道：上房是什麼人飲酒？店東在施安耳邊嘍嘍說了幾句。施安點頭，起身就走，一逕來至東廂房。賢臣一見，就問：打

聽真了麼？施安說是前門裏西兵部巷黃帶子八老爺與東嬌氏巷紅帶子三老爺把海岱門外東邊伸門以裏雷震口雙楊樹的寨昭君八姐，寨天仙五娘子兩名袂絲脚，接到店中取樂。賢臣聞聽說京都大邦之地，也容這裏人混鬧，可笑朝中文武俱是畏刀避劍之人，不管閒事，豈不有負皇恩。我今既遇此事，明日朝王必奏。夜深賢臣安寢，霸早淨面更衣上馱轎，一應馱子收拾停當出店，家人一齊拆鞍上馬離店，霎時出了西河沿的巷口，轉灣聽城門嚮，東西門大開，家人圍隨，驢夫加鞭，便擁進前門，來到鎮海侯施太爺門首。看門人一見，那敢怠慢，跑出多人，搭下馱子，抬下駝轎。賢臣下來，入內正與施太爺與夫人閒坐，賢臣上前請安。太老爺吩咐坐下。太老爺說：仕倫你把江都做官情形，多陳與我聽。賢臣將自始至終，一一告稟。太老爺嘆息一會說：我兒乃皇親題奏，明日逢五入朝之日，已領引見，爲父身體不爽，今日早發家人送告病職名去了。你今歇息一晚，明早先得須見國舅，好帶你面君。賢臣答應告退，就回自己房內，夫妻相見，懽喜不勝。次早賢臣淨面更衣出來，門首上馬，到國舅府門。事逢可巧，正遇皇親賢臣一見，慌忙下馬，連忙上前打了一躬，口尊皇親大人在上，卑職乃揚州府江都縣施士倫，請國舅大人安。皇親聞聽代笑，哈着腰間，伸手拉住賢臣的手，叫聲阿哥請

起，昨日皇上還問你，我今帶你引見面聖。仕倫答應，卑職曉得。言畢，皇親先行上馬，賢臣隨後乘驢，竟奔朝門而來。登時來至外禁門，早有引見官員等候，見國舅到來，舉職名手本，灣著腰兒往前緊跑幾步，趕上躬身代笑，望皇親番著客話，說了幾句。國舅聞言說：我知道了，阿哥你辦事不錯，少時面君，你們小心！皇上問什麼奏什麼，不許多話。衆官答應，國舅命帶領施公，與引見人員，同時至內禁門，進了哈勒呢，思哈皇親，回手接過職名，吩咐爾等不必前進，都在此處伺候，聽我好音，再領你等面君。衆官答應。且說此日隨膳奏事，等辰刻到進膳的時分，這日該梁魏二位值日，魏公帶人，就請國舅，那敢怠慢。移步至梁九公跟前，躬身代笑，口尊太府少停，高拿官員職名說道：各該引見，懇求尊駕，將職名帶進面君的牌子，寫得甚清，借重皇上若喜官員，無有不感高情。太府聞聽，含笑說：國舅免說客套，職分當爲，敢不遵行。伸手接過職名，位居江都縣施仕倫，聞聽說：此公作官清廉，轉身進去。此刻飯時分，只見先是膳盒子，後是梁九公出來，站立金階，高叫旨下。國舅聞聽，令衆人緊跑幾步，近前跪聽宣讀。上面高聲朗誦，這班人挨次升官補缺，今單宣施仕倫見駕。衆人望闕謝恩已畢，該領班散去。且說命國舅與施公上前，梁太府一見賢臣，心中不悅，無奈說跟我來。三人答應，隨後數步，登時

領到太和殿前，皇親與施公無旨不敢近前，站立金階，只見梁九公進殿，不多時出來點首。國舅同施公一見，站立一傍，哈著腰緊跑幾步，至九公面前。九公說：國舅候旨，施倫跟我面君。施公答應，隨進了太和殿。九公退在一傍，施公上前行三跪九叩禮。皇上叫聲施，施倫抬起頭來，朕耳聞你在江都作官清廉，你今將所結之案，實奏朕聽。後事如何，下文分解。

第七十回 順天府到任 秧歌腳出現

賢臣就把江都事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及把施忠好處，奏了一遍。又奏揚州劉元到任，索要禮物一事。皇上聽說，立召皇親進殿。梁九公答應，慌忙跪在一傍。皇上怒說：國舅劉元本是無恥之徒，汝何保舉到任！索勒屬下銀錢，施倫送禮八色不收，竟罰施倫把守大門，朕想其中必有弊端。國舅答不知，索取銀錢，叩恩皇上寬赦。皇上聞奏大怒，說：你欺君瞞朕，寡人本要罪你，且看皇親，暫免不究，着你罰俸一年。國舅謝恩，心內懼怕，叩首站起退出，痛恨賢臣。且說皇上叫聲，施倫還有何事奏來？賢臣答應，又將捉風審鬼之事件細奏。皇上聽罷大怒，旨下梁九公傳出，即將劉元革職爲民，查人另行補任。九公答應，傳出不表。皇上代笑，又問：還有何事？只管奏朕。賢臣答應，奏道：那日

欽差江都縣主公召臣，速卽進京，新官到任，交代明白，星夜趕程，來至彰儀門，天黑難進城門，在西河沿三合店內住下，那日夜晚，又逢怪事，絲絃嘹唳，婦人唱歌，混亂男女，飲酒取樂，令人打聽，乃是官家子弟宿店，荒淫酒色，這賤人名曰秧歌脚，打扮風姿，惹的那無藉之徒，勾引良家子弟，明唱暗誘，有害軍民。皇上聞奏，不悅說：朕不知禁地，有這種事情，亂國家風俗，卿家所奏，卽行驅逐。賢臣叩首謝恩。皇上叫聲士倫，聽朕加封，卽升順天府尹，賜彩緞八端，白金千兩，自今以後，准卿面君奏事。賢臣叩頭謝恩。皇上代笑說：朕問你，不知黃姓改名施忠，現在那裏？快把他叫來，朕好重用於他。賢臣忙回奏說：自惡虎莊救臣一命，當時回家而去，聖諭臣當差人，找他前來，以受皇恩。皇上代笑說：卿家出朝，速卽召來，朕好重用。言罷，龍駕還宮。索國舅回府而去。賢臣也出禁門，家人扶上馬，家丁前呼後擁，到了自己府門下馬。進內與施侯太老爺，太夫人請安已畢，正外面報子到了，太老爺大悅，叫聲仕倫，快叫人打發喜財，辦你的事去罷。施公答應，起身出廳到院，吩咐管家打發喜財。只見遠近親朋，都來道喜，公定日期慶賀。次日天明，賢臣起來，淨面更衣，來至大門外上馬，就有順天府的衙役，都來伺候迎接。新官到任，賢臣進了順天府衙，印綬供在上面，賢臣參拜已畢，升位坐下，屬員書吏馬快馬

步三班人等，叩見已畢，復又喊堂。衆役見賢臣身軀瘦小，暗笑，被賢臣瞧破，要想法警衆，忽想起正事，伸手抽籤，叫聲陳虎。公差答應，上前跪倒。賢臣說：你領此籤，速到前三門外，限月內把秧歌腳逐出境外，倘若玩法不遵，一併處死。差人接籤不提。且說施公忽聽衙外喊冤之聲，開目向外觀看，只見門上人攔擋，急的那人喊叫。施公吩咐人來，爾等把那喊冤之人帶來。差人答應，翻身跳去，大叫老爺吩咐你們，不必攔打那人，叫他問話，隨即帶進跪倒。施公留下神看，那人頭上無帽，面皮蒼老，髮鬚皆白，尖嘴縮頸，渾身襤褸，淚眼愁眉。賢臣看罷，說那一貧人，本府問你什麼冤枉？只管慢慢實說。那人叫聲老爺，聽老奴細稟，老奴姓董，名叫董成，家住治東街藥王廟門西小街口，年七十一歲，妻六十九歲，主母五十歲，小主三十七歲，老爺在日，作江西巡撫，作官八載，得病新官到任，盤查倉庫，餉銀虧空數萬兩，家產變折盡絕，後來人丁轉回京城，董成一一哭訴，下文分解。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宅

賢臣一見老奴悲傷，不覺慈心一動，說董成不可慟哭，屈情只管實訴，本府與你作主。老奴聞聽，停悲，尊聲青天爺爺，老奴主僕坐吃山空，飢寒難受，無奈老奴苦作營生，常

常作工，掙幾文錢到家糊口；因此衣服鞋襪爛完，故老奴忍飢在家，主母看老奴狼狽不忍，說老爺居官之時，造金兩錠，重二十兩，上面有團龍，原是傳家的金；現受飢寒，拿金一錠去換，度過光陰。老奴拿金去換，不料金舖小視董成，拿話盤問，老奴只得從實相告。他說今日天晚，明早取銀。賢臣聽說董成金子拿回，明日再換，何用爲難？老奴覓問，說老爺！金舖強將金子留下，明日取銀。老奴就說明日取銀，有何憑據？衆人說道：換金老舖，遠近無欺，留金與你，自有執照。財東提筆寫畢，用一小印，那時老奴相念，記罷。主母忍飢，與他要錢一串，是以急急而回。主母怪老奴留金舖內，及次日到舖取銀，金舖竟粧不認識老奴，怒目橫眉，斷喝老奴取出執照，放在櫃上，不防跑過一人，搶到手中，撕爛投入火中焚化，急的老奴渾身打戰。與他說理，舖人反到大罵。賢臣說董成住口，舖家瞞金情真，就該當衆街坊與其說理才是。董成叩頭，叫聲青天爺爺，金舖內跳出幾人，當着衆人說道：愚下小舖，年代已久，生意並無欺心，那有黃金十兩，若有不信，請進舖內一看，倘有金子，算是訛詐人家。分明窮徒討錢，不給他便生歹心。就是換金子，又無執照，空口訛人。衆人聽說齊笑，都罵老奴，不容分說，又打了一頓。老奴無奈，送信與主母，倒說老奴昧下金子，屈情難伸。賢臣聽罷，察顏觀色，却是實情。吩咐董成，本

府與你訪察，快快回家稟報你的主母，五日到衙拿金。老奴聞聽止淚，連忙叩頭說：但能有了金子，申明屈情，縱死黃泉，也感厚恩。站起而去。賢臣退堂回宅，吩咐備馬，至大門乘驢，到正陽門外，即訪二條衚衕，見有坐北向南三間門面，金鋪相對。賢臣帶領了家人，到鋪門首下馬。賢臣到在，這錢鋪內人認不得，只當換金賜顧之人。財東滿面代笑，乘坐，賢臣坐在櫃外敬茶。賢臣說：在下要換十兩重一錠金子使用，正面有龍的纔好。夥計答應，到有一錠。這財東聞聽，心中有病，忙說道：那錠金子早已兌換了；這位老爺要正面團龍，十兩一錠的，容日惠顧。賢臣見有人攔說，即參透他昧金是實，故意代笑，請問貴姓？那人回答賤姓陳。賢臣又問寶鋪就是尊駕開的麼？那人回答說是在下開的。賢臣說：擾茶了，既無現成，改日再換。言罷告辭出鋪上馬。正走之間，只見滿街上人都要奔跑，賢臣心下不解，勒馬慢行，留神細看，軍民彼此言說：你們快躲。今日九門提督查看營城，陶大人在萬歲前有臉，滿朝文武都怕，自從作提督以來，法度森嚴。賢臣看罷，心裏說一個提督出城，這等利害，打的路絕人稀，要是王駕出都，就要把房子拆了。賢臣正想催馬前行，一名營兵上前，用黑鞭子攔住說：請回罷，讓大人過去再走。施公聞聽默然，說正要見見大人去，收駐家人下馬。賢臣一弩嘴，家人把馬牽進巷口。

賢臣迎着提督的馬頭，雙手伏地，高聲報名：臣順天府知府施仕倫，迎接王駕。陶公吃一大驚，一勒絲繮，低頭認的是不全。施公爬伏地上，嚇的慌忙下馬，伸手拉住說請起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回 賢臣跪提督 陶公求賢臣

賢臣反裝懼罪之形，口尊陛下恕臣之罪，臣今來此前門，為一宗公案，查城真情，求陛下赦免。陶公聞聽施公之言，嚇的著忙說：休要取笑，施老爺你言說接駕二字，其實不該。吾乃提督，並非王駕；今日出城查營，跑過此間，貴府與我頑笑，不大要緊。施大人快請起，須要尊重。賢臣聞言，站起身來，代笑說：尊家官威高大，國家封疆大臣，你既食君祿，必須秉正理民，立法平等，總是要禮；大人想自身不正，焉能治民？天子至貴，理當遵行。龐州蕭何律例，古今法度，傳到大清，聖上出宮，也不過如此威嚴，斷絕人行，要像尊駕無理，就得拆房行路。再者還有清朝儀制，親王才放軍伍對，提督並非國戚皇親，私越國律，罪名非輕！今日出城，私擺對馬伍對，威嚴驚衆，與理不通，嚇的我順天府尹叩頭，只當皇駕出城。施不全今日大胆，先行稟過，少不的駕動民衆，大人焉得不懼怕？古語云：臣不奏之過也，既食君祿，理當報効，這邊不全大胆，明朝面君，必奏大人今日

之事，且鬆手，尊駕只管查營。不全告辭進城，另有機密，不可明言，異日領教。九門提督一聞施公之言，羞的面紅過耳，將手一擺，代愧叫聲。施老爺留情要緊，須看同僚之分，晚上到府領教。言罷，吩咐人來告訴，把對子馬統行撤去，惟要頂馬，也不用威嚇人了。該值答應，依言撤去。且言陶公代笑，口尊施老爺先請。賢臣聞聽，也不肯久戀，回說不全有罪了。言罷，二人從此哈哈大笑分別，家人拉馬，二人扳鞍乘駒，分南北而去。賢臣心中有事，連飯都不吃了，帶頭家人進城回宅。且說九門提督心中大煩，不去查營，也回進城，到門首下馬進內，多官散去。陶公回進內書房坐下，茶飯懶用，心中大煩，想這禍難消，長吁短嘆，誰知查營撞見施府令尹，低微須得提防，倘或明日參我，又當如何？偶生一計，吩咐管家進內傳話，諸事妥當，拿至書房，陶公修書一封，遞與管事家人，復又吩咐如此這般，急去不可使外人知曉，秘投侯府下書，快去即回。管家答應，依照主人行事，令人端定禮物，出衙竟奔侯府而來。且言施公進內，與太老爺太夫人請安已畢，回到自己住宅，書房坐下，心中思想，明日面君參提督事畢，下朝進順天，便好斷金子。想罷，提筆寫九門提督摺子，下文分解。

第七十三回 撞見陶提督 私放對子馬

賢臣寫完摺底，預備明日題奏。且說施侯這日廳上閒坐，忽見得祿得壽哈哈笑，走至身傍回話，口尊太老爺在上，今陶提督差人來見，口稱還有書札投遞。施侯聞聽，心中想說：陶花歧與我併無來往，他今叫人下書，莫非有什麼風聲不好！施侯聞聲，得祿快把你大老爺叫來。得祿答應。不多時，施公上廳，走至太老爺身傍侍立。施侯說：坐了。賢臣坐在下面。施侯就將下書之故說畢。施公聞廳，心中明白，不敢瞞父，將前言告知。施侯說：爲人不必過傲，陶花歧九門大人，權衡雖小，而今滿朝大人不敢攔阻，久已私放對子馬，科道各官無人敢參，依你如今怎樣？俗云：踢人一脚，須防一拳，要看同僚之分，凡事和氣，何苦爲仇？賢臣聞聽，心中不悅，無奈代笑，口尊父親，何用挂心，受祿不做險中險，怎能名傳天下揚爲兒在街，當人已經誇口，若不面君，落人說錢。他既差人求見，看看來書上寫何言？要是哀而不傷，若過的去，就是大家平安；仗勢權威，我不懼怕，叫他認認爲兒的。父親只請放心，爲兒自有道理。得祿出去見陶府管家，這須如此這般得祿出去，步至大門，只見陶府管家，上前代笑答應說：你就是陶府的人麼？那人見問，回說不敢，愚下就是。迎至下處代笑說：奉求替小弟進去回話，我家老爺請太老爺安，小東一封微禮一盒，見書札自然收禮。言罷，從懷中取出書信，雙手遞過。得祿接柬，放

在盒蓋上面，把柬奉到太老爺面前。施侯說：「與你大老爺看。」施公接過拆看，閃目瞧看，上寫陶花歧柬奉賢公面前，須念同僚一殿之臣，一時昏憤，行事稍錯，私越國家律例，罪名非輕！賢公若見我過，面君啟奏，輕則罰俸，重則革職。陶某怎見合朝文武？望賢公海量寬恕，特肅上柬，如同親造府門，微禮一盒笑納，紋銀千兩，聊表寸誠。數字不恭，頓首拜具。賢臣看畢，哈哈一笑，站起望施侯講話。口尊父親，此書竟是求兒恕他。施侯聞聽，叫聲仕倫，他既懇情與你，爾可見之，倒也罷了。這盒禮物，不知什麼東西？下文分解。

第七十四回 見書收禮物 面君奏國律

賢臣見施侯相問，連忙回答說：「是白銀二十封。」施侯聞聽，叫聲我兒，九門提督與你下書送禮，恐其科道閑風，有所不便，參你受賄作弊，反爲不美。我兒難道只許你參人，不許人參你不成？必須三思而行，方保無慮。賢臣聞聽，父親大人何用挂心，些微小事，他既送來不收，叫他反爲擔驚。明朝五更登殿，不參他越國法，爲兒現有一計，收禮面君，不收禮更要登殿，以壓衆僚。施侯點頭，賢臣叫聲得祿，告訴與他，得祿答應，拿起盒子，轉身下廳，代笑依言說了。陶府管家接過盒子，遞與跟伴，哈着腰兒分別得祿進內。且說陶府管家回轉，心中暗想：我不知知道二字，這麼貴重，投回府中，照樣就說。不多時，

來至府中，稟復主命。且說賢臣提筆煩想，我已允人情，如何再參提督私放對子馬欸？爲難多會，不若明早面君，如此這般啟奏，倘或准本，豈不是清室定例？提筆立刻寫完了草稿，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摺好裝入本匣。安歇至天色微亮，賢臣淨面，便上馬出門，穿街越巷，登時來到禁門。個個乘馬下轎，王公侯伯文武大人至公議處，按品級而坐。看看辰刻清膳進宮，梁九公站上金塔籌事，那些官忽然聽得裏面有人大聲叫：有聖旨下，單宣府尹面君。賢臣聞得有旨，連連答應，越衆出班，走至禁門，秉正雙膝跪下，口稱接旨，俯伏在地。九公正面傳宣召旨，隨說：快跟我來。賢臣平身，隨後進太和門，至殿台階下。梁九公進殿不多會，只見站立殿外，施公不敢怠慢，哈著腰兒打一躬，同進殿內。九公退閃一傍，賢臣口呼萬歲二三聲，行三起九叩朝王禮畢，俯伏在地。皇上問曰：仕倫，朕看卿家奏章，乃清室家例，依卿准奏，就命卿家親自驗看，曉諭八旂衆家的朝臣，對子馬頂馬，自今規則已定，有人越例者聽參。

國家親王許放對子馬四對，世子駙馬許放對子馬四對，貝勒覺羅許放對子

馬三對，黃代子升五爵許放對子馬二對，九門提督許放馬頂二匹，六部大

人許放頂馬一對，八旂古寨襲板板梅許放頂馬一匹，無應對的島各旂許放

頂馬一匹

皇上說：卽命卿家曉諭，欽此。欽遵。越例者按律治罪。卿乃治國能臣，還有何事？只管奏。朕賢臣見聞，正中機會，叩首說：謝主龍恩，臣啓陛下清室江山一統，萬國來朝，海宴河清，軍歡民悅，五穀豐登，惟有穿宮太監恐致弊端，必得挨次查驗，以杜彼等邪思。皇爺聞奏，龍心大悅，叫聲依卿准奏，就命卿家查驗可也。賢臣說：謝主龍恩。皇爺一擺手，卿平身。萬歲叫聲九公，朕賞不全一年全俸，言罷轉駕回宮。且說梁九公在一旁聽的明白，氣的眼睛直呆呆的瞪著。賢臣分明見著，只粧不知。九公見駕已回宮去，氣的無話多時，方說出話來。叫聲不全跟我才走出了玉路，梁九公看見無人，代怒說：施不全站住，我問你先不過合你說句頑話，就同我們一個眼裏插棒，參了一款。你先出去，少時我們與伴兒商議再講。賢臣一聞梁九公之言，叫聲梁老爺，何用動氣，且停一步聽我一言。我並非有心參你，因先叫我參，才敢斗膽，有心不奏，又恐老爺笑我無才，不過隨口之言，何用嗔怪呢？九公聞聽說不用你巧辯，請罷。賢臣下太和殿，高聲說道：旨下。那些王伯侯官等聽聞，不敢怠慢。下文分解。

第七十五回 皇上准題本 恩賞一年俸

衆朝臣謝恩已畢，一齊站起與施公拉手賀喜，散出朝來，乘轎騎馬，各回府第。內有九門提督有病，見賢臣並無題他，心中知情，雙手哈著腰兒，向賢臣拉了拉手，彼此一笑，都不說破，分別各乘馬回府。賢臣頓轡加鞭，離府門不遠，只見門前多人鬧吵，原是內監看見賢臣一齊發怒，跑過攔路說話，叫聲府尹，今朝咱們拚命，井水不犯河水，爲什麼無原無故，參我們一本？梁衛二公勸說衆太監改過才好。又望賢臣講話，叫聲施老爺求恕，我等怎麼想個法兒，把此事消滅，方感大情。言罷，站起望施公深深一揖到地。施公頂禮相還，代笑回答說：二位老爺不用爲難，我有主意，把嘴伸到衛公耳邊，悄悄語低言，嘻嘻呖呖，只見衛太監點着頭說：如此甚妙！只求老爺婉轉些兒。又叫梁老爺走罷，隨卽告辭。且說施公想董成告金之故，吩咐進衙。施公到大門上馬，家人跟隨，登時到順天府門，衙役一見本官，不敢怠慢，青衣喊道：進衙至滴水下馬。賢臣上堂升位，衆役喊堂已畢，只見去秧歌脚的公差來虎上堂，跪倒回話：小的奉命曉諭堂國子的，限十日以內，把秧歌腳趕出境外，回稟大老爺。施公一擺手，公差叩首退下。又聽衙外喧嘩，見二人走進大門，上堂跪下，年紀却在三十上下。賢臣說：你們來何事？從實訴來。二人見問叩頭，口尊老爺，小的二人乃係親兄弟，父母早喪分居，小的姓富，名叫富仁，他

叫富義，因爲弟在家失落銀子，他說小的却去，因此爭吵相打，告到大老爺台下斷明。施公聞聽，下問你是兄，他是弟，你二人各住，他的銀子怎麼說你偷去！不知住在那裏？家中還有什麼人從實講來，不許放刁。富仁說：太爺容稟，小的家住東逆得金太賢寺對過街西，妻子錢氏，女兒今年十二歲。小的做裱行手藝，全家三口，小的年三十八歲，妻三十四歲，因無買賣柴米之錢，聽見兄弟棄賣房子，可得銀二十兩，小的無處借貸，無奈問他借了二兩未應，留小的吃飯。兄弟出買東西，小的等了多時，外房只弟婦一人，似覺不便，是以小的走出家來。剛然坐下，兄弟跟我來要銀子，小的並沒見過，憑空執詐。賢臣說：這就奇了，你且下去。富仁叩頭下堂。施公又叫富義，本府問你，家中有什麼人作何生意？銀子放在何處？從實說來。口尊大老爺，容小的細稟，小的家住鐘鼓樓後，妻何氏，年三十二歲，小的三十五歲，子名素桂，八歲，錢舖生意，因乏銀錢，才把舖屋變賣，價銀二十兩，心想添在舖內。不時兄長前來借貸，有心周濟，未等出口，小的留兄吃飯，出去沽酒回來，兄長回家去了。小的就隨卽拉開抽屜，就不見銀兩。婆子說：屋中大伯坐着，又聽抽屜之聲，自兄長去後，再無有人來。賢臣聞聽，叫聲富義，你賣房二十兩銀子，共是幾塊？下文分解。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銀 告當官恢心

賢臣說：你二人乃一母所生，私打開上公堂，富義聽妻之言，賴兄偷銀，不思弟忍兄寬，俱有罪過。賢臣故意大怒，本府問你，到底見過他的銀子沒有？富仁回答：小的未見，只聽旁人告訴小的說，他賣房二十兩銀子，小的方向他求借，見他滿口推辭，小的就回家來。賢臣一聽爲難想計，主意已定，回怒作喜代笑，叫聲富仁，你可是家住金太監寺街南對過，你妻錢氏？賢臣又叫富義，你可是家住鐘鼓樓後，妻子何氏？銀子不必問，向本府要罷。本府想來，你二人未必吃早飯，實說吃了沒有？二人見問，一口同音，小的二人並未吃飯。賢臣聞聽說：你二人不用生氣，銀子向本府要，先賞你二人制錢三百文，先去吃飯，吃了飽飽的回來，好領銀子。言罷，吩咐人來把他二人帶去吃飯，不許爲難。該值人答應。賢臣又叫施安，給了差人二百文。差人接過，二人叩首站起，一同往外就走。賢臣上坐，高叫公差劉用，把他二人帶回來。差人答應，又把富仁富義帶回，跪在堂下。賢臣說：忘了一事，放你二人去吃飯，須得留下些東西，你們把襪子脫下，吃完回來，好取銀子。兄弟答應，回身坐在地下，將襪脫了，當堂放下，二人穿鞋，站起身來。賢臣吩咐喫飯去罷。二人出衙不表，却說門外堂下瞧看人等，不知其故。且說賢臣叫差人近

前附耳如此這般，卽去快來。郭鳳答應道是，翻身走至堂前，把富仁穿的襪子拿起，出門竟奔富仁家門而去。賢臣坐在法堂上面，心內想法驚衆。忽見原告董成帶領少年人上堂，跪在面前。賢臣就問董成，這少年人上堂何故？董成見問，尊聲老爺，此人是老奴家主名董鳳鳴，今日拿金子，以作明證，叩求老爺明冤洗屈。老奴感恩非淺。賢臣說：董鳳鳴將金留下，本府好替你拿人，回家告訴你母，不可難爲董成，斷回金時，在家聽待。二人叩首謝恩，主僕爬起下堂回家。且說公差郭鳳，手提富仁的襪子，出順天府城，竟奔東值門金太監寺而來。不多時，來至富仁門口，用手拍戶，只聽有人答問是誰？錢氏移動金蓮，往外而行，來至門首，抽手開放門衙，閃在一旁說：叫門那人，是作什麼的？我家男人不在家，有什麼事情，只管說話，等他回來好說。公差聞言，答話說道：我與富爺時常見面，有個原故，方來過問。今早弟兄伴嘴，因爲銀子相爭，他們兩個告進順天府裏，現在兄弟俱受苦刑，我親目看見他忍刑不過，招認家有二十兩銀子，是三個半銀子，向大娘要拿出去，免受拷打，恐其不信，只說二十兩銀子，是三個半銀子，共四塊，這不是還有他穿的襪子一雙，因挨夾棍脫下來的，叫我拏來作證。郭鳳叫聲奶奶，難道太爺穿的襪子不認的嗎？錢氏聞之，又看見襪，信以爲真，忙進內房，開了箱子，把一

包銀子拿出，回身出來，眼望公差說：就是我家的丈夫，交於我的些銀子，小婦人也不知有多少。公差接過，點了那塊數不錯，連忙回身，邁步出門回衙，公案面前跪倒，打襪內取出銀子向上一舉，口稱老爺，小的郭鳳，奉命把銀子拿到，請老爺過目。賢臣聞聽，心中大悅，將銀包打開看驗數塊，成色與富義說的相對。又見下役帶富仁富義上堂跪下。賢臣一見代笑說：你二人喫飽了麼？二人回答，多謝老爺，恩賜小的們喫飽了。賢臣說：你二人各把襪子穿上。二人跑下幾步，把襪子穿好，復又跪下。賢臣下叫富仁，你這個狗徒！手足無情，昧心盜銀，那知本府各用小計，差人到你家中，向你妻錢氏把銀子取來，我問你還有什麼折辯沒有？富仁一聽，心中不言，只說假話，用巧辯折證。賢臣大怒，便吩咐人來，將銀子拿去看。下役答應，上前接了銀包，回身放在他兄弟面前，一人一看，分毫不錯。富仁見銀只是發怔。賢臣坐上發怒，大叫富仁奴才！全不思千朵桃花一株所生；你的心血，本府如一時心粗，用嚴刑拷問你兄弟，豈不冤枉了他！畧施小計，獻出銀子，才得明白。吩咐左右拖下，重打三十大板。自役答應喊堂，富仁渾身打戰。他兄弟替他求憐免了責，枷號半月，在富義錢舖門口示衆，銀子交還富義出衙。施公方要出簽拿人，只聽得外面大呼救火之聲。下文分解。

第七十七回 拿火頭鬥斗之妻 因姦情究出陳蠻

話說賢臣見火心驚，衙內三班書吏，並瞧看之人，一齊害怕。賢臣不題出簽拿人，惟恐燒着堂庫，一跛一顛往後緊跑，站立衛水之下驗看。都喊鬥斗人家失火，街坊鄰舍，鬧鬧烘烘。地方報火，登時來了救火衆軍，都是急忙將桶取水，一片哭聲振耳。時九門提督也來督令救火。頃刻房倒屋塌，壓下火頭，又用水潑，烟消火滅，即拿火頭一家，霎時並無踪影。九門提督并四門大人都到，賢臣坐在下首說道：救火之人，點名註冊，都有賞賜。只見帶着一個年少婦人，衆官見其動作，非是良女。陶提督忙問你們帶過此婦何故？大撥作庫見問，上前打個回話：此婦正是火頭陶公心中不悅說：你們都是胡鬧，難道他家沒有男人麼？撥作庫說：大人小的問過他，說他男人在順天府當門斗，並無別人，他男人已在火中燒死了；因此將他拿到一旁。賢臣說道：本府問你，你既知火內有你男人，緣何不聽喚着救人呢？那婦見問，口尊大老爺，火熄之後，不見男人，小婦人思量着，必是火內燒死。賢臣聞聽，哼哼了幾聲，扭頭望陶公說話，口尊陶大人，此婦大人不用帶去，內有隱情，卑職帶回衙門審問，內中必有緣故。陶公忠言回答說：用得賢臣隨令人搜驗尸首，果然搜出死屍。衆大人說：貴府將婦人帶去，我們也走。賢臣相送

各位大人去後，回身升堂坐下，把那婦人帶來，跪在堂上。賢臣叫聲婦人，你男人叫什麼名字？從實說來。那婦人口尊大老爺容稟。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當堂審張氏 張氏供實情

那婦人叩頭說道：小婦人丈夫當順天府門斗，姓孟，名叫文科，好酒，今日喫醉，不幸燒死。小婦人因爲不知，失了喊叫。賢臣聞聽大怒，說：本府問你，與你男人還是結髮？還是半路夫妻？從實說來。那婦人說：娘家姓張，今年二十三歲，自十八歲嫁與孟姓爲妻。小婦人是填房，迄今六載，男人今年四十九歲，他并無親眷。小婦人父母俱在，父親五十歲，母親陶氏四十歲，父名叫張義，現當換金舖內夥計。賢臣聞聽，提起金舖，又問金舖不知在於何處？舖家姓什麼？那里人氏？你父在舖作何手藝？俸金多少？張氏見問，認爲好話，口尊大老爺，小婦人父親在金舖打雜，每月只掙身錢吊半，金舖在正陽門二條衚衕，北坐朝南。姓陳，父親住在琉璃廠，東門財東與父交好，他認我親乾姐。小婦人出嫁，化了他幾多銀子。今日才到與小婦人男人喫醉，不幸丈夫喫酒，被火燒死。賢臣聞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叫聲張氏，不用刁詞，本府有心把你嚴刑重處，尤恐於心含怨，管叫你片刻甘心認罪。賢臣叫人來，你卽出衙公幹。差人領命，不多時都辦齊來，先

領命的領了多人，立刻把倒牆整磚，搬了許多，堆在堂口前面寬闊之處。後領命的差人進衙，手牽兩隻羊，後跟兩人，挑定兩擔木柴，同至月台以下，放在一旁。差人上堂跪倒回話：小的稟太爺，將應用東西辦到。賢臣又叫人立刻把瓦匠叫來，用磚砌起四堵圍牆。諸事完畢，發了工價，匠役散去。賢臣吩咐把羊殺死一隻，連那一隻活羊，一併放在牆裏，令人把木柴用火引着燒羊。登時火著，燒的那隻活羊怪叫。堂上書役並瞧看之人，都不解其意，紛紛議論。且說賢臣聞報活羊燒死，吩咐衙役帶領人去，如此這般。公差答應，番身下堂，依然把牆拆了，將磚搬去，打掃乾淨，把兩隻羊挪到孟文科死尸一旁。上堂回話。又吩咐人傳忤作驗尸。青衣答應，高叫忤作。下面答應，走至賢臣身邊跪下。賢臣吩咐你去把死者孟文科的尸，兩隻羊的尸，都用木棍撐開，仔細看嘴內或是乾淨，或是泥土，不可粗心。忤作答應，邁步至死尸。死羊跟前，仔細驗看明白。回說小的將死尸死羊都驗明白，燒死孟文科口內乾乾淨淨，死羊口內也是乾乾淨淨，惟有活羊燒死，口內多是灰土。賢臣聞聽，代笑望月台兩邊瞧看之人說：本府審案，不過推情評理，今日燒羊，有個緣故。常言良馬比君子，畜類也是胎產，比如無論誰人身遭回祿，四面全是烈焰圍燒，豈有等死之理！必然四處奔逃，口內喊叫，無處奔逃，才能燒死。

你們想燒的房屋倒塌，灰煙飛起，人要開口喊叫，至於死後，焉能口內無灰之理？方才本府叫忤作驗看孟文科口內乾淨，火起在死後，閉口瞑目，是以口內無灰；殺死的羊，也是如此。惟有活羊，衆目同看燒死火內，亂逃亂叫，不知無處可逃，便至燒死，因此滿口都有灰土。言罷，賢臣站起升堂，叫人把張氏帶過，跪在下面。賢臣叫聲張氏，你男人死的，不明從實講來，免得受刑。張氏口尊大老爺，丈夫醉後燒死的。賢臣聞聽冷笑，又將燒羊之證，從頭至尾分解明白，燒羊與你夫同樣，快快實說。張氏跪求鬆刑，賢臣吩咐鬆刑。張氏尊聲大老爺容稟，此時只求恩典，叫人把婦人父母金鋪陳魁一併傳來，當面一對就明。賢臣聞言說人來，你們領他到死尸死羊跟前，叫他瞧瞧口中有無灰土，好叫他甘心認罪。衙役答應上前，帶下張氏去看。賢臣又往下叫桂言、玉、劉國柱，你三人立刻到正陽門外，二條衚衕路北換金鋪，把陳魁領來，再到琉璃廠東門，將張氏父母鎖拿對詞，本府立候。三人答應領票下堂。下文分解。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訛詐 清官斷審銅錢

且說三名公差領票出衙而去。賢臣坐在堂上，查看招詞，聽的打角門走進幾人。賢臣細看，都是年老的，大家一齊上堂，大嚷我們是朝中內監，奉梁衛二位老爺之命來見。

共十二名首領們說，來此看情也在你，不看情也在你。賢臣聞聽，就知是前參緣故。代笑說：衆位不用動氣，我有道理，此乃奉旨之事，少不得驗看。言罷，站起代笑說：老爺們跟我來，吩咐人外面伺候，不必跟臨。伺候答應。內監同賢臣邁步來至二堂讓坐。賢臣代笑說話：梁公錯瞧不起施某，拿話堵我，我纔啓奏皇爺准抄查驗。不全有心不驗，又恐背旨驗看了，又碍了衆位體面。今日駕到府衙，少不的施某同看私情。老爺們出衙，只說都已驗過淨身。太府回朝，多多拜上二位首領，萬望耽待。明早朝主，必然啓奏，保管大家無事。內監聞言，心中懽悅代笑，齊尊府尹。從今以後，才知太爺是正人君子，都是我們首領之錯。容日答報。太府上馬回朝。且說賢臣正坐，從外跑進兩個人，一個年老，一個相似瞎子。賢臣用手一指，罵聲刁奴才！有什麼冤枉，快快說來。本府好與你們公斷，何用吵嚷！二人見問，有年紀的先說，口尊大老爺容稟。小的是教門中回子，這瞎子也是回子。小的們乃表兄弟，小的是媽媽跟前的，他是姑媽生的。小的姑父死了，他在齊花門外禮拜寺中，算命爲生。小的現在順天府西邊鼓樓灣裏，開一座湯羊舖。生理。昨晚這瞎表弟進城到舖，小的問他來意，他說買賣不齊，短少日用。姑媽叫他來叫小的，要點費用。天色不早，留他睡了一夜，變了心腸，把小的血本銅錢兩吊，拿着就走。

因此告到仁明大老爺台下，可恨他瞎眼，迷了血心，欺負年尊，與小的講打。賢臣聞聽說：何用爭嚷，叫聲瞎子，我問你二目雙瞎，還行壞事，人家錢你拿着便走，也使得嗎？瞎子見問，口尊大老爺，他說完了，小的細稟。小的名叫王蘭芝，大老爺看小的眼瞎，心却公道，雖說是姑舅親，各衣另飯。上回大老爺說，人生天地間，不過憑的良心二字。賢臣說：王蘭芝依你說來，兩吊錢真是你的了？瞎子回答，不是小的錢，小的就敢拿著走嗎？內有原故，這兩吊錢，小的也不是容易積的，終日遊街算命打卦，掙不得多少錢文。少喫儉用，攢勾兩吊，小的心裏想着要買兩件衣服遮體，有心煩別人買，又恐賺小的錢文，是以思到表兄身上。聞他在鼓樓灣裏，再座典衣舖，他是熟識，煩他替小的買賣，因此把兩吊錢，拿進城來找他。適遇天晚未買，因此留小的住在舖內，說今早去問。小的夜間思量天氣和煖，一時還用不著棉衣，何不把錢拿回家去，放給與人，加幾文利息，養膳小的寡母，到冬再買衣服未遲。施公聞聽，心中爲難，無憑無證，沉吟多會，又問那個回子，你什麼名字？回子見問叩頭，口尊大老爺，小的名叫洪德。施公說：你舖中還有夥計？洪德回答，舖中一個夥計，他白日挑出淨肉擔子去買，到晚回舖歸錢。施公說：既是你的錢，可有記號？未有？回子尊聲大老爺，小的串錢不過是見數串起，那裏來說記

號呢？賢臣又問王蘭芝說：你的錢可有記號對證？沒有。瞎子見問，說大老爺各人的錢，豈無記號？小的穿的錢是滿底子。賢臣命數過。施安聽稟，回說：小的數過，分文不錯。施公吩咐公差，快取沙鍋一口，堂口架起乾柴，沙鍋內放入水，把錢放在鍋內。公差遵照辦理完畢，回稟。施公吩咐將二人帶上。公差隨即將二人帶上堂來聽審。公差答應，將回子瞎子帶到一齊跪下。施公說道：二人爭吵告進衙門，本府非刑拷煮銅錢，他又不會說話，本府有妙處，叫你二人心服。施公又令人去到鍋邊細看鍋內水面上，飄的是什麼東西？用鼻子聞聞是什麼東西？明白報知本府。差人答應，走至沙鍋跟前細看，水底是錢，浮面飄著一層的油，端起一聞，羶氣之味，收下回身上堂跪到回明。賢臣又叫王蘭芝，你可聽見了麼？快些與我動刑。下文分解。

第八十回 淫婦忘入縣衙 母女當堂對詞

賢臣說：王蘭芝快些招來。瞎子口尊老爺容稟，就將見錢起意，時晚酒後，打發表兄睡熟，把錢摸着，從頭訴完。賢臣聞聽，罵聲刁奴才！本府分解你聽，若是你的錢無別味，要是回子的錢，他不住的賣洋肉接錢，手上有油，錢上必有油氣，不然皂白不明。那知本府專判奇怪之事，本府看你訛錢之過，理應重處，另架在於羊肉舖門首示衆。姑念你

母孤寡無依，拉下重打二十大板，免架青衣答應，用頭號板打的兩腿崩裂，打完跪在一傍。賢臣又叫洪德本府恕你蒼老，免打回去。叩頭謝恩。回子見他表弟挨打，心內不忍，將兩吊錢領出，與瞎子一串。王蘭芝摸着不顧疼痛，一齊叩頭，欣然而去。又見從角門進來男女幾人，上堂跪下。下面差人上前回稟，小的等將陳魁、張義、陶氏帶到。賢臣擺手，公差退下。齊說：賢臣命報名上來。小的金舖陳魁，小的張義，小婦人陶氏。賢臣聽畢，叫聲人來把陳張二人帶下，命陶氏快快實說。陶氏口尊老爺請聽，小婦人夫主貿易爲生，金舖打雜，小婦人終日閉戶家坐，單夫獨妻，度過光陰，無故招災，拿進衙門，莫把旁言，信以爲真。賢臣聞聽，動怒說：刁婦住口，少得胡言，吩咐與我梭起。青衣答應，上前拶起來。惡婦人實難忍，滿口說招。賢臣聞聽，冷笑罵狗婦，不怕你不招，吩咐鬆刑，快些實說。陶氏口稱大老爺，是小婦人害了女婿，禍起陳魁，都是張義之錯。夫主無能，家道貧寒，在金舖手藝，引誘東家入他之門。張義飲酒喫醉，又將女兒灌醉硬姦。陳魁又定計因鬥孟文科缺少三親六眷，生心謀死，好拐女兒同走，安心把張義撩在京城，所以又請女兒叫他應允，小婦人母女同着他去。陳魁惟恐小婦人女兒不去，取出攢龍金字穩他。施公聞聽，叫聲陶氏，金子不知有多少重？快快說來。陶氏說：陳魁言及足

足十兩八錢，正面雕得玲瓏，又說金子爲定，決無更改。你母女跟我回南，快活無窮。你們母女害死孟文科，金子爲聘，不必煩媒；若不允從此事，金子退還。是以母女當時滿口應允，小婦人三人定計，將文科灌醉，命根上用一手一搯，孟文科立時喪命，放火把燒的囫圇，料的真假無處去辨，神不知鬼也不覺。那知大老爺神目如電，看透其中情形，所招俱實。施公詳理不假，內中又供出董成之金。施公想畢，又罵張氏狗婦，叫你謀婿放火，代累隣佑，又遭回祿，居心何忍！本府問你放火之先，怎麼謀害你夫？張氏見問回答，小婦人回過，陳魁早把夫主灌醉，同小婦人抬到房內，他搯著領子抱緊，小婦人伸手揪他的命根，用力連揪帶摸，只聽啞的一聲氣絕，陳魁才去，留話再聽消息。小婦人害怕，無奈放火燒房。施公聞聽，罵聲狗婦下去！不許與陳魁答話。公差退下，施公又叫人來，爾等去把孟文科鄰右傳來。下役領命而去，立刻叫到，齊說：小的是門斗左鄰張志忠，小的是孟文科右舍李有成。施公說：本府傳你二人，並無別故，張氏謀夫，難道不知響迹？二人說並無動靜，忽然起火。下文分解。

第八十一回 貪色借年貌 替娶親得妻

張志忠李有成說孟文科之死，實不知其故，今日忽然起火燒房，實不知別情是實。言

罷叩頭在地。施公聽罷說：此事與你們無干，不許遠離，少時定案解剖對詞。二人答應，叩頭退下。施公吩咐把張義、陳魁帶上。青衣答應，登時帶到跪下。施公叫下張義、陳魁，你們的事敗露，從實招來，免得受刑。張陳二人見問，不肯實招，吩咐夾起來，登時上刑，昏迷用水噴醒，仍然不肯招。賢臣說：本府問你，他母女與陳魁姦情，你那有不知？張義見問，還要嘴硬巧辨。施公又問陶氏、張氏，你們與陳姓姦情，他說不知，須得你兩次問他，不然又要動刑，只婦人已經搽怕，聽見動刑，心中害怕。陶氏望女兒說話，罵聲潑拉！貨！我問你你說不知，那日你回家，撞見我二人做那事兒，你爲什麼抽身回去？張氏一傍接言，叫聲父親，我們已經三曹對案，全都招認。張義聽見他母女之言，無奈叫太爺，就算小的知道罷。施公聞聽，忍不住哈哈大笑，忙吩咐書吏作稿，拿下四人，畫了手字呈上。施公過目一遍，吩咐陳魁，你定計留金交與何人？回說：小的交於陶氏。施公叫聲陶氏，那錠金子現在何處？快快實說。陶氏回答，現在身邊。言罷，忍疼回首取出上遞。青衣接過呈上，賢臣叫施安取出那錠金看，一樣分毫不錯，吩咐把陶氏、張氏、張義帶下。只見公差把董成、主僕傳到跪下。賢臣說：董成，你看這下面受刑人，是開金舖的不是？董成聞聽，到那邊看，回答就是他。賢臣又叫陳魁，你把昧金之故講來。陳魁怕刑，不敢

強辯，口尊大老爺聽稟。小的見他貧寒，金子未知是他的，因此欺他年老，生下歹心，只知肥己，無人曉聞。那知上天鑒察，小的貪色，給與陶氏，今朝事情敗露，獻出金子，原是董成之物，小的情甘領罪，叩求老爺免罪。叩頭流淚。施公又叫鳳鳴，董成換金，若有歹意，焉敢告進衙門？若非審陶氏女姦情，只怕屈死董成了，永爲怨魂。果要昧金，勢必逃走，豈有送信，又轉家門？今日本府斷金復歸本主，到要你另外加恩於他。鳳鳴答應說：是。施公含笑伸手把兩錠金子拿起，叫聲董成，把金拿回家裏去，見了你的主母，加意勤慎，商議度日去罷。董成謝恩，答應爬起，上前接金，主僕下堂出衙而去。施公吩咐書吏，立刻辦文，內有人命重情，送部定罪。施公令該班人役，將陳魁、張義、陶氏、張氏帶出衙去。才要退堂，又見走進一人，跪倒，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回 小西來報機密 男女進衙告狀

話說那人跪在公案一旁，說：名叫關太，懶在家中，安心到京，父母給小的銀子千兩來京，托夥計經營，不幸本錢喪盡，無奈學走黑道，全憑折缺單刀護身。那晚剛進高山寺，誰曉剛進空房，撞見遭難一人，太爺！其中詳細，小的有訴呈，一見便明，隨即呈上。賢臣接過一看，大驚，叫聲關太，本府問你，此事都是眼見嗎？你且起來，下堂等候，少時到我

私宅，有話問你。關太答應退下，賢臣回手放在靴筒。又見打外面進來幾個男人，嚷上公堂，紛紛跪下。賢臣看畢，吩咐你們男女，既到本府衙門，不許亂說。第一名說：這位奶奶與小婦相好，當日作過鄰舍，去歲親事的說的朱家閨女，今年二月過禮，三月間娶親，是晚半夜出了怪事，今日告狀，內有隱情。只是一往之故，要問別情，只問他便知。賢臣問第二名說：那婦人把你的情由講來。那婦答應說道：小婦人家住火神廟對過門內天師府斜對過，亡夫姓馮，名叫馮義，在日教學爲生，不幸病過三載，拋下兒女。女兒今年十八，兒子十二，名叫馮昆玉，現今母子耐守清貧。小婦人五十三歲，亡夫五十歲，去世無靠孤苦，作些針線度日，兒子作小本買賣。張媒與女兒王家之子，今年二十，寡母性善，並無生理，夫已去世，也無親戚，在日布店經營。此子品貌端正，家道貧乏，母子稱美，其人端正，小婦人想家貧寒，女兒長成，無奈應允。行聘過禮，擇期就娶，郎才女貌，只也罷了。不料他日過門，今日偶出怪事，女兒發人來叫，提起情由，真真羞煞！下情只問親家母罷。賢臣聞聽，話內必有大變，又問他便知，叫那婦人把你的情由稟明。郝氏口呼大老爺，小婦人郝氏，今年四十四歲，亡夫四十八歲，姓王名玉麟，他在日布店交易。子名王振，年二十歲，他父死後，也在布店，多蒙財東看其父，周濟我子娶親，算一番

好意。那知其中有變，小婦人家住後門方碎口內，夫主去世四年，兒子在店，每月工錢一兩，昨日娶媳進門，晚上親朋散後，他兩小夫妻入洞房，小婦人睡覺。將近半夜光景，忽聽媳婦喊叫，當道他夫妻不和，小婦人連忙穿衣跑出房門，見一人往外飛跑，天黑看不真，却又見兒子從門外而進，勸他媳婦莫要做聲。新人痛哭，拉住小婦人叫娘，只說坑死人了。小婦人追問其故，說道你兒出去後，又進門，摸着他滿嘴鬚鬚，欲與我成親；被我抓臉，他就跑，面目無從看真。媳婦就要尋死，小婦人害怕，看守天明，請他母到家，公同伸冤。叫聲大老爺明鏡高懸，判斷仔細。賢臣又問你家除你母子，還有何人？回答并無別人。王振說：禍都由郭東家所起。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實話 玉山道真情

王振說：郭東家原籍太原府，名叫玉山，開布店。小的父親在日，每月身價三兩，父親去世，小的將舖接續。去歲小的商議親事，一應費用，許以相助。小的回家告訴母親，是以央媒提親。他說我是與你看中一女，住天師府對過，可着媒去說。小的應承，挽張媒一說，即安擇吉三月娶親。財東他反說離家日久，欲要娶親，奈本處不許外鄉之人。自從看見馮家之女，想成疾病，此親算我所娶，給你紋銀五十兩，另續親婚。再加工銀三兩，

管你一世不受貧寒。若要允，還我財禮，逐出舖外。小的無奈應允，瞞哄母親。昨夜成親之後，小的故裝出外，在門首，郭東溜進房中，新人哭喊，手抓口嚷，搶天呼地。於是今日告狀，全是他的錯，今情願領罪。賢臣聽罷，大罵王振：「你這個畜生，該死！世上此事，亦可允得麼？」往下又叫郭玉山：「好大年紀，行此傷天害理之事。」郭玉山說：「大老爺在上，容小的細稟。那日收帳，路過此處，瞧見此端莊，嗣後得病待死，因是定計，都是實情。叩求大老爺恩典寬免，以後痛改前非。」說罷叩首。賢臣罵聲奸賊，倚勢圖姦，該當何罪！看大刑伺候。賢臣叫爾等男女六人聽真：「國法無私，本府按律治罪，禍因郭玉山而起。將才本府聽罷六人之言，前後到也相對，就只郭玉山其情可惡。你替王振娶親之事，實是願意，助他銀兩，又外給銀五十兩安家，每月加工銀三兩，再無更改。」郭玉山答應不錯。賢臣聞聽，又叫馮朱氏：「你女兒給王振爲妻，乃係明媒正娶，內重生事，是郭玉山之過，可喜你女兒辨出魚龍，保住節操，本府隱惡揚善，你女既爲王振之妻，還有變動無有麼？」朱氏叩頭。大老爺聽稟，先嫁的由父母，後嫁出自己，小婦人不敢作主。賢臣又問馮氏。馮氏說道：「可嘆奴運不好，銀子無動，還在腰裏帶着。回手把二兩銀子取出，遞與公差接過，送上公案退下。」賢臣叫聲人來到玉山舖，立刻取銀五十兩。玉山跪倒，賢臣下

叫郭玉山聽本府定你的罪過，願替王振娶親，並無反悔，餘外幫銀五十兩，每月長工銀三兩，因你自把與他，諒你贖罪之項，本府今且寬恕，快寫無更改執照一張爲憑。自今以後，不許你與王振穿房入戶來往，倘自不遵，加倍罰銀重處。玉山聞聽，只當領罪免刑，連忙討取筆墨硯，舖在地上，爬伏立刻寫完，雙手上遞。青衣接過呈上，賢臣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寫的到也通順。看罷說：將他拉下，重打三十大板。皂役答應，不容分說，登時拉下打畢。又叫王振把執照賞你收去，自今以後，小心留意，不可生事。王振答應，接下執照，回手揣在懷內，又復跪下。賢臣說：王振，本府看你妻母面，恕你重罪年輕，不思前後，敗壞人倫，輕罪難饒，人來把他拉下，重打二十大板。賢臣又叫郝氏、朱氏、馮氏、張媒四婦人，釋放回去。斷罷，賢臣吩咐書吏作文一道，立刻行到宛平縣，把郝妻不見一案，用文關來，問明他故，請旨定奪，即將文書作成，命該司人役持文到縣提人。再說賢臣出衙，關太跟隨至府，賢臣入內取出關太訴狀，重新又看。上寫：

具稟小的關太，因無生計，半夜至一山，名曰桃花嶺，上有唐建桃花古寺一座，甚爲寬大。小的作賊，挖掘進內，但見屋內空虛，並無銀錢，正在自怨時，忽然逢著怪事，撞見一位公子，在密室遭難，見了小的，誤作殺他之人，驚跪在地，哀告求生。說是旂

軍，係官宦子弟，父爲梅林章京，膝下只他一人，名叫巴州布，此寺是乃父轄下。該住持僧慧海，春秋二季，上京與伊父相往來，賓客相待；伊父供其銀，作夏天避暑之所。伊今歲來寺攻書，住在山上，適惡僧上京發售該山樹菓，寺中乏件，偶然散步閒遊，行經廟後，遇些青春婦女，欲卽走避，奈不識路，以致互相逢見。不料惡僧回寺之後，初尙同用茶飯，既而往內復出，把伊拉到空房，舉刀要命。跪求看其父情，留下毒藥等物，令其自死，免漏風聲，將門鎖上。如天明不死，仍是刀下傾生。小的聞言，氣忿在心，隨將來意述明。公子叫小的救命，又說賊僧萬惡，還有衆僧，武藝精通，半夜搭救。逃走到京，好告訴他父，啟奏調兵，擒拿惡僧。小的聽言有理，當卽救公子出寺，送至京城，到家幾日，並無音信。小的不平，是以來此投書上稟。

賢臣看畢，訴呈收起。又叫關太進書房，復又追問一遍，說你有傳家武藝，寶刀一口，現在那裏？拿來我看。關太答應，把腰間取出，只聽叮噹，賢臣閃目細看，有詩爲證：

刀柄可把，利刃吹毛，倭鋼練就，上將魂消，傳家至寶，避邪降妖。

關太雙手奉請大老爺過目，小的此刀傳家七代，名曰折鐵倭刀，祖傳三十六宗，變化多端。重新將刀收起，一旁站立。忽見守門人進書房回話，外有順天府衙役求見賢臣。

吩咐令他進來。不多時帶進跪下，報名小的郭起鳳王殿臣叩頭，小的二人奉命到宛平縣，把失妻一案，提來老少二人跪在左右。公差退下，賢臣觀看已畢，下文分解。

第八十四回 翁婿當堂實訴 賢臣聞得隱情

再言那人見問，口尊大老爺，小的住在護國寺東廊以內，小的房主，官名都稱按大爺，現爲梅林章京作工人，作房一間，工錢五百，夫妻兩口度日。老妻與房主煮飯，暫作月工，所生一女名關姐，今年二十過門，這就是女婿。偶出怪事，小的女兒過門，未滿一月，忽然那日他到小的家要女兒，回說未回家，他竟不依，反賴小的將女藏了。翁婿之冤，因此斷不明白。告進宛平縣，二月有餘，幸喜青天提問，好似撥雲見日。小的名叫馬富，妻子秦氏五旬，這是小的真情，望大老爺明鏡高懸判斷。言罷叩頭。賢臣說：少年之人，說來不許隱瞞。那人見問，尊聲大老爺，小的名叫胡六，白塔寺後住，寡母今年五十一歲，小的二十四歲，父在日定下親事，困窮耽緩，今歲方娶過門。尙未一月，那晚忽然不見，小的次早即去岳家嚷鬧，竟賴未歸，告進二月有餘，小的手藝耽悞時日，叩求爺爺速判冤枉，可憐寡母無靠！言罷叩頭，哭的可傷。賢臣聞聽，忽然想起一事，叫聲馬富，有一個桃花寺，慧海和尚與按大爺來往，不知你見過沒有？馬富說到，如若老爺提起慧

海和尚，小的怎麼不認得的呢？是女兒乾伯伯，女兒出嫁，曾來幫了好些東西，自此以後不來。賢臣聞聽，言語對景，心下明白。吩咐胡六馬富，你二人不用胡賴，本府另有裁處，放你二人討保回去營生度日，汝女自有下落，你且回去。隨叫郭起鳳王殿臣，你們將他帶到衙門，告訴書吏如此這般，事畢回話。公差答應，帶下去了。且說次早賢臣吩咐備馬上朝，來至禁門，隨衆出班，緊走幾步，趕至梁九公跟前，代笑說：梁老爺少停貴步，卑職有機密事轉奏聖上。把木匣付與梁九公，太府接過匣，轉身進太和殿，不一時膳盒下來，九公一見，忙把本章呈上。皇爺接過，閃龍目細看，原來桃花寺凶僧慧海和尚作怪，隱藏婦女，看罷，龍心大怒，命內侍拿過文房，皇爺在本後批寫了幾句。九公接過御批，批寫着依卿行事，便調將提兵，若有不遵旨者，立即拿問，帶同赴京。賢臣看完批語甚喜，只見施安帶進關太郭起鳳王殿臣隨後而入，三人上前叩見。賢臣說：你三人來的正好，聽我吩咐。今自本府起身，趕進桃花寺，只樣如此打扮，見我報信，不可明說，大事定了，自有重賞你們。施公催馬，施安施孝跟隨，竟奔桃花寺山口而行。頃刻來到山下，忽見茶棚裏面，走出一個僧人，施公下馬相見已畢，僧人引進香棚坐定，喫茶歇息。那僧人口尊施主，來至荒山，莫非還願燒香，請問何處人氏？貴姓大名？好易知照。

因桃花寺近來官府查得甚緊，爲此叩問。施公見問，思想了一會，說在下姓方名叫忠義，在南執琉璃廠路南居住。正話間，大頭和尚高叫：今有倉平州與房山縣老爺，告條貼在寺前，明晨初一開山門。下文分解。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開中門迎接

話說打發送告示差役去後，又有飛虎廳差人到來照應。凶僧又與施公講話。施公假言到廟，明早還願。慧海聞言點頭，又叫僧人把施孝喚進，立刻備齋，款待主僕。且說郭王二人至飛虎廳門首，說：借問這就是飛虎廳麼？門上答說：這就是衙門。王殿臣接說：京都順天府施大老爺奉旨遣役投批文，郭起鳳、王殿臣求見。門上人不敢怠慢，進內回稟。林公聞聽，心中納悶，接出了儀門。王殿臣懷中取出御批，雙手舉起，站立居中。林公一見，上前跪着接批，展開批文，爲皇上御批。府尹示：此乃奉旨批文。蘆溝橋西北有座桃花寺院，卽在桃花嶺內，廟大寺廣，隱一羣惡僧，爲首和尚，法名慧海，無端備賴，任意胡行。寺內窩藏婦女，喫酒荒淫，苦害良民。總因下員失悞，覺查之故，擾亂地方。今有人告到本府衙門，施仕倫奏本皇上，當今准奏，批私行進廟探訪凶僧，專等四月初一日，連發人馬，我與你力擒拿凶僧慧海，解進京都嚴問。倘有風吹草動，以及過午不到，

衆官一體聽參。林公照批文，叫聲上差，見施大人，就說我卽率兵前去。二人接批退出，不提。且說林公打發二役去後，卽挑馬上弓箭手一百名，籐牌手五十名，稍棍手五十名，都是年力精壯，氣概鮮明，那個敢違，按軍法重處。該值將校答應，回身出衙辦事。林公回後，卽命內丁備用，那些將佐千把等官軍器，半夜都要齊備。林公又把將佐叫進書房，附耳說：你等如此這般，不必洩漏機關。且說施公在廟，凶僧持齋已畢，吩咐小僧秉燭。慧海說：小僧失陪。施公回說：請便。凶僧起身回至後房，與衆婦人取樂。施公心下已參透八九，又暗察裏面有男女喧嘩之聲。賢臣同施安望喧嘩處，只聽見淫笑謳歌。施安挽扶賢臣上牆看看，忽然一僧提著順天府之故，心下着忙；又聽凶僧接言要害性命，又聞慧海僧要盤問，嚇得驚疑不止。復又細聽，賢臣不料失脚，被衆僧聽見，一齊站起，皆往外走。賢臣聽得明白，叫聲施安，同跑在菜地躲藏，聽著和尚開門出院，四下看看，併無人影，只有兩個山羊。衆僧不曾細看，回身關門，安寢宣淫不表。且說賢臣同施安躲菜地裏，聽得和尚進去關門，說勾了勾了，主僕回到房中安寢。次早賢臣淨面，正衣喫茶拜佛站起，留施安看守行李，更衣出房，手擎香火各處上香。那時賢臣雙膝跪倒，暗暗祝告聖母娘娘，保佑弟子今日拿住凶僧，方顯正直無私。祝告已畢，上香叩

頭站起，叫施安將疏文送在火池焚化，送香資銀五兩。賢臣回身，忽見關太郭起鳳王殿臣三人進廟，悄語低言，將調兵之故細說一遍。施公道：郭起鳳你去看看，有個游廟凶徒，名叫李太歲，叫他出廟，令飛虎廳兵丁鎖拿。那僧聽了，叫聲本性，我看那香客，果是施不全，爲什麼要等天明，恐後兵到。性本聞聽，嚇的到抽身便要逃走，又舍不得那個美娘。連忙告訴慧海，慧海說：這又何難？不用胆祛，叫他看我的流星，又拐，有何懼怕！忽見大頭僧慌慌張張跑進，叫聲當家的，將爺前隊到了山門，快去迎接。慧海和尚不敢怠慢，連忙站起，走至山門，只見鬧鬧烘烘，人馬到了，迎面威風凜凜。二僧走上幾步，雙膝跪下。齊聲老爺在上，僧人叩頭。林公馬上含笑，道：請起。林公來至山門，棄鞍下馬。二僧引路進寺參神，稍坐喫茶。林公道：此來我奉旨搜山，焉敢久羈，兼之領兵，還要找尋野獸，以是散步來此。又到雲堂，林公看賢臣認得，上次賢臣進京之時會過，要搶上去拉手，見賢臣著忙說：我乃香客失迎，老爺求恕。林公聞聽，望二僧又說些閒話，用計安住二僧。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凶僧搶少婦 鎖拿李太歲

話說衆兵丁把座桃花寺圍住，只見那些進香的男女，作買賣的人等驚慌。且言林公

坐談，專候機會拿僧。忽見兵丁進了房，至林公身旁跪倒，小的回老爺，小的兵頭見有四僧強搶良婦，俱已拿到，請爺定奪。林公聞聽，故意變臉，喝聲你等大胆，出來多事，無令擅自拿人，本欲捆打，又恐佛地不恭，暫恕你等之過。帶進寺內，問明治罪。小校答應站起，假裝驚慌，往外行走。慧海和尚一旁恐懼。且說兵丁登時帶進老者少婦僧人，跪倒下面，兵丁閃在一傍。林公座上打量已畢，向僧人說話，爾等身在佛門，不守清規，胡行，何人主使？快些說來。你們若不實說，解進官衙，動刑拷問。四僧見問，假捏虛詞，口尊爺爺聽稟，小僧等均已受戒，焉敢胡爲！今日初開廟門，人烟稠密，山路崎嶇，老者引領少婦小童，與小僧上山，挨肩過來，少婦嚷不肯休，被老爺巡兵聽見，鎖拿進寺。叩求老爺看佛憐僧，莫冤佛教弟子。林公用計，提僧不肯深究，又問少婦：僧人怎麼胡行？快快講來。少婦見問，叩頭，尊聲老爺，聽小婦人細稟，小婦人不敢虛詞。老叟是小婦人的父親，母親金氏，五十三歲，小婦人十九歲，同夫就在山下居住，姓李名輝，耕種爲業。公婆去世，却有妯娌，小童卽是姪兒。舊歲夫主染病，小婦許願，上山拜佛，親丁四人前來；下車之時，算是粗心，撩下丈夫，手扶小童進門，拜佛燒香還願。不知夫主心惱，不等竟自趕車而去。父親找着一同出廟，瞧見無有車輛，心下爲難，沒奈扶父步行回家。忽見四

個凶僧一齊上前，父親年殘，攔擋不住，姪兒喊叫，小婦人著急大嚷，幸喜官兵跑上，鎖拿搭救，是以同來見老爺，叩求公斷。林公聽罷，叫人來把他父女小童送下山去。兵丁答應，老者少婦一齊叩頭，站起隨兵下山。又把四僧拉到僻處，每人重打二十棍。又將光棍李太歲等來，跪在下面，兵頭閃過。林公觀看說：那凶徒家住何方？姓甚名誰？那人見問，口呼老爺，小的住在山下李家村，父母雙全，只生小的一人，名叫李賓，奉公守法，不知犯了何罪，無故鎖拿進寺？俗云國家刀快，不斬無罪之人。惡棍搖頭擺腦說話。林公大怒，一聲斷喝，哇該死的奴才！看你光景，必是光棍，人來掌嘴。兵丁答應，打了二十個嘴巴，又只見一個跪在下面，說道：老爺今有部文到衙，限期緊急，不敢遲悞。雙手奉上。林公拆開閱罷，說：國母開恩，普濟天下菴觀寺院。林某所轄地面，必須查明，先將桃花寺中，共有多少僧人寫明，以便造冊領賞。衆僧聞聽，反爲歡喜。林公同僧人查點，立刻寫明清單。且說賢臣吩咐施安，將行李搬出，諸事俱備。施公告辭林公，賢臣邁步外行，專等消息。且說林公見施公主僕下役出去，隨即站起，擒拿二僧，猛縱身剪步向前。兵丁一見，大家動手。不料二僧暗藏器械，七手八腳，鬧鬪多時。賢臣聞報，隨命關太王殿臣郭起鳳三人進寺，與二僧征戰。林公吩咐兵丁乘起燈燭，下文分解。

第八十七回 關太施英雄 倭刀破雙拐

關太隨跟進用刀砍中慧海和尚的頭頸，哎喲一聲，栽倒在地，流星擲去一旁，翻身還想扒起，郭起鳳近前用刀把一鐵尺，打在凶僧拐子骨上；又連打幾尺，把個慧海打得不能動轉，扒在地上。關太等搬下慧海，三人圍住性本，拐扎子去鐵尺，又打，關太倭刀舉在空中，性本忙來招架，心中害怕，架式散亂，只聽慧海說話，大叫性本休要動手！我勸你，自受其縛。且說三人圍住性本，王殿臣手法漏空，跟進一步，哧一棍子，扎住性本的手腕子，哎喲一聲，疼的拋拐在地。凶僧發昏，不能復起。外面二公一見，心中大悅，吩咐兵丁上前，立刻把二僧捆幫起來看守。又令兵丁搜出婦女，並把餘火救滅。此時天方大亮，賢臣大笑，尊聲林老爺，施某今私訪調動兵將，事虧賢公良謀，兵圍雲堂，將勇兵強，借仗虎威，拿住二僧，起解回京，施某轉奏聖明加官增職，兵丁自當獎賞功勞。那林公聞聽，喫驚，愧顏通紅，欠身行禮，口尊施大人，末將無才，全虧貴役，懇求包容。賢臣見此光景，說我面君之際，自有道理。林公又打一躬，多謝大人寬恕之情。言罷，二公復回大殿坐下。賢臣吩咐派十名兵卒，看守廟宇，又命那別寺僧人照管。令下，即刻下山，撥車三輛，立刻押那僧人淫婦，一齊上車起解。二公乘騎，賢臣說：林老爺不用送了。

離京不遠，請罷。林公聞聽，隨告辭領兵回汛。賢臣率領關太郭起鳳王殿臣押解，頃刻進了京城，竟入順天府衙門升堂。差役站班，吩咐把衆僧婦女收監，派役監守。賢臣見天色將晚，退堂出衙，回宅到了門首，下馬進內，父母請安已畢，一傍坐下。施侯說：我兒可喜，獲住惡僧。賢臣隨將始末細稟一遍。施侯說：你也息歇去罷，明日好辦事情。賢臣退出，到自己房內安息。次早起來，淨面更衣，出來至外，上馬到了衙門升堂，吩咐人來傳那告狀的翁婿上堂對詞。又叫人立刻提慧海和尚衆女人聽審。衆役答應，齊往下跑。從監中提出慧海衆僧婦女上堂跪下。賢臣叫聲慧海性本，你二人把誑騙衆女之故，快快實說。二僧見問，總而言之，混推詐賴，不肯實言。賢臣不由大怒，把驚堂一拍說：人來把慧海夾起再問。衆役答應，連忙夾起大刑。慧海昏迷，用水噴醒，大叫青天。僧人招了。僧人在桃花寺內作惡，師父屢次相勸，一怒之間，害却他命，埋在寺後，又與性本商議，誑買些婦女上山。惟有桂姐是僧人拐帶來的。他父母在京，有位梅林章京名叫按大，護國寺旁邊居住，小僧常往他家走動。桂姐父母就在門房裏住，與其母私通，因姦套姦，嗣後索性拐去。只知快樂，無人知聞，豈曉神佛不容，願一死罪。賢臣叫一聲性本招來。性本口尊老爺，慧海作惡是真，性本主謀不假，甘願領罪。賢臣吩咐書吏寫招。

衆僧見問，說游方挑水燒火撞鐘播鼓等僧。下文分解。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聖君 順天當堂發放

賢臣對衆婦說：爾等失身之故，本府不細追問。爾等除桂姐，其餘各報家鄉父母姓名上來。衆婦便把姓名報完。賢臣聞聽叫聲書吏記寫，又傳下役，把告棄妻翁壻傳來。賢臣叫聲人來，爾等且把衆僧婦女帶下，留慧海桂姐對詞。衆役答應。公差上前回話：小的將護國寺住的馬富，白塔寺住的胡六傳到。賢臣叫聲馬富胡六：本府傳你二人來認，那邊跪的是你何人？二人見問，抬頭一看，說是小的女兒。胡六說是小的妻子。賢臣大笑說：你們認得不錯？一齊說不錯。賢臣叫聲馬富，這是你妻之故，本府不究，你就明白了。總引出你女兒私逃之事。又叫胡六，你妻被和尚拐去，本府奉旨訪真拿來，明日回奏，請旨正法，你二人下去。二人答應，叩頭含笑而去。且說賢臣起身退堂，上馬出衙，不多時回到私宅，燈下修本二道，事畢安歇。次早黎明，賢臣上朝奏明皇上，旨意慧海性本，敗壞佛門，應斬，餘僧按例治罪，衆婦除桂姐外，令本家認去。桂姐與翁壻之案，任其壻自主。欽此。欽遵。再諭仕倫爲國勤勞有功，應陞通州倉場總督。賢臣望闕謝恩，便出朝到順天府，監中提出慧海性本，令役解送交部斬首。賢臣又提衆僧，每人重責三

十大板，定年半徒罪，期滿各州縣重起遞解，其餘還俗回家。又提衆淫婦，每人三十板，責罷收監。賢臣行文各州縣，傳其本家來順天府領人。堂上留桂姐，以完翁壻之案。按律議定，梅林章京按大家教子不嚴，知情不舉，回朝罰俸二年。賢臣吩咐人來，傳馬富胡六對詞。青衣答應退下不多時，翁壻堂上跪倒。賢臣叫聲馬富，皆因你家縱放妻子，私通和尚，因姦引出拐帶之事。你女兒同慧海上山，就有心賴你女壻，若不虧有人首告，豈不便宜賊徒，屈了好人。本府按律公斷，先問你賴人一個重罪，妻子之醜，本難寬恕。馬富聞聽，心內明白自己過錯，帶愧叩頭，口尊大老爺，小的知罪，求乞饒恕。說我女兒，任憑女壻，自今再不欺心。言訖，痛哭悲傷。施公眼望胡六，本府問你，那妻要否？那人見問叩頭，說道：小的頗知其人，自甘一世無妻，也所深願。小的叩求大老爺判斷。只是懇求無事團家。施公提筆定案，叫聲馬富，因你家教不嚴，以致生事，圖賴良民，人來放下，重打二十大板。胡六免究。賢臣又叫馬富，你女壻不要你女兒了，你可領他回去。馬富叩頭，口尊大老爺，老身無臉領女。賢臣聞聽，吩咐傳官媒帶去桂姐，官賣不表。再說那順天府尹新任官進衙門，把案交代明白，賢臣退堂回宅，稟明大老爺陞官原由。下文分解。

第八十九回 賢臣陞總督 路遇盜官糧

賢臣收拾行李，諸事齊備，親朋送出門外，上馬分別，親朋回宅。賢臣人役圍隨，前呼後擁，趕吉時上任。出了朝陽門外，賢臣馬上觀看，車馬擁擠難行，原來裝的糧米。又見光棍個個持強，說道：我叫顯道神。那人說：我叫饗孟嘗，名叫黑塔，彼此動手相打，立刻用刀扎破布袋，糧米流出，連糠帶上，用糞箕盛貯。賢臣馬上看的明白，心中暗笑，難怪旅人報怨，好容易放到開倉之日。思想去不覺馬至總督衙門，乘騎進衙升堂，命書吏出告示，張貼要道路口，有強搶糧米之徒，命關小西嚴緝早路。差郭起鳳王殿臣帶兵巡查，無論男婦老幼，不上三天工夫，獲人許多，進衙聽審。賢臣不問，吩咐每人三十大板，衆人之內，究出幾個頭目，每人枷號衝要處所，軍民人等，都知賢臣的利害，誰敢作弊。且說賢臣問三人私訪，三人口稱大人，通倉書吏花戶，三八月出來鬧市，實是漢軍皇親國舅一個家奴，通綫五府六部，大有名望，結交官吏，還有通州城內花戶，串通於二八月開倉，一同作弊，大車小輛，拉出倉門，至於他的姓名，八旂蒙古漢軍皇親，叫常大，滿州驍騎阿哥，還有蒙古軍二人，蒙古爲惡奴首的人，叫操達子，漢軍的這八人，叫王世英黑擋子，米要出動不少，通州官吏，上下全通，小的等訪知，特來稟明。賢臣聽罷，代

怒說：我施某若不治絕賊徒，枉見我初任爲官清正之名。且說通州地名聖義村，莊中有夫妻兩口，中年無子，喫齋念佛，廣行善事，半世得子，心中歡喜，那知長成是個傻子，老夫妻彼此含冤，郝氏流淚嘆氣，劉好善一傍勸解說：你我雖生傻子，不絕就好，你也多慮。郝氏止淚，叫聲當家的，我豈不知眼前歡，臨終歸土，替死難活，誰這怨誰難爲你。我喫齋念佛，修了個傻子，真來有無果報。劉好善回答說：賢妻不用愁煩，傻子自有傻福。夫妻又過了兩年，老夫婦亡故，滿村人憐傻子，帮他殮葬其父母，剩下傻子，孤苦零仃，合莊公議把他送進本村三官廟內，做了和尚。他師年有六旬，收了傻子爲徒。又過幾年，長到十七八，還是人事不知，就只是傻笑，念一句我的佛，到了這日天晚齋畢，忽有一僧一尼叩門借宿，老僧叫傻子送他二人在西配殿安歇，月色當空，不用點燈，側身進殿。女僧哎呀一聲坐地下，口中只嚷肘疼。老和尚審問其故，說道：臨月之期，又叫給與他拿個乾草出來，不一時聽見小兒啼哭之聲。老僧既知女僧分娩，雙手合掌，念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又叫傻和尚熬些飯湯，老和尚叫傻和尚端着同到偏殿，只見殿門緊閉，叫聲小師父開門，有話對你說。叫個多時，無人答應。老僧心中納悶，莫非僧尼殿中自盡，待我瞧瞧，令徒弟端燈引路，老僧扶住傻子的肩頭，就來角門，看了一

看，都是緊閉，復回徧殿。以下又問數聲，不見答應。忽見殿內痰聲嚮亮，老僧聞聽，喫了一驚。叫聲：「傻子，你且帶上殿門。」只聽門後草聲，傻子端燈，同老僧觀看，只見門後一邊一捆。老僧醒悟，必定捏死嬰兒，見在草中，他們遠去逃生。說著，打開草捆，只聞香氣撲鼻，細看內中有物放光，却是一部經典。老僧一見，心中大悟，知是珍寶。念聲：「阿彌陀佛，急忙請起，打開細看，上面並無部字迹。」老僧喫驚。那知劉好善心心感應菩薩，傻子是羅漢轉身，所以送金字真經點化他。老僧拿著，急的哭泣，傻和尚一見，哈哈大笑。說：「師父上頭多大些黃字，你如何說無字？」老僧大悟，知道是金，是傻子的造化。回至禪堂，供在佛龕裏面，虔誠拜畢，天就大亮。老僧坐在炕上，受了風寒，數日而亡。傻和尚殯葬已畢，此廟只有傻僧一人。且說康熙佛爺這日看本，天下大旱，五穀不能滋生，直至五月十三日無雨。下文分解。

第九十回 爲國憂民苦 降旨求甘霖

萬歲聞奏，天下大旱，如堯似舜，疼痛百姓，降旨滿朝文武官員，以及各州府縣，一體叩天禱祝，跪誦皇經。又降旨意，朕也設壇跪求雨澤。登時滿朝大小文武百官盡皆知道，文行順天府，轉行各府州縣，於各寺院高僧高道，拜請神馬。萬歲降旨，以提光頭出入

親身至壇拜佛，那些王公侯伯，誰敢戴帽，隨駕祈禱，天下軍民咸仰。且說黑山角下出了黑面僧人，參星拜斗，修了些法術。這日正在黑山角下修煉，忽然心血來潮，屈指一算，早知其故，心中甚悅，何不這般如此，好得正果朝元。主意已定，知會衆僧提防，好救他成功。夤夜到了京都，黑僧也有千年道術，心靈性巧，投進黑寺，黑面僧串通打點廟主，轉奏帝主，說他會求雨。聖主愛民恩重，並不深究，准本遣官迎來，就命他求雨。黑僧便將地壇親手打樣，吩咐匠役照式治造。

法臺一座，高七丈，寬二丈，上要天花，下要地平。臺下每面放大水缸七個，每個淨水半缸，缸中插揚柳枝，不可違悞。

衆官遵旨齊備，不敢有違。工部領頭吩咐匠人，立刻就辦，專等吉日。黑僧上臺求雨，且說順天府率領文武官員，各廟虔誠叩求霖雨不表。且說通州倉場總督，賢臣遵旨求雨，同文武官吏往城隍廟祈求雨澤。賢臣蟒袍補掛，率衆佛前行禮，法器聲鳴，卽誦真經。賢臣率領文武官員，正在佛前伺候，適有巡漕御史在通州下馬，衆小官員迎接。下文分解。

第九十一回 巡漕御史下馬 文武迎接欽差

且說衆官求雨未下，見賢臣請帖，個個納悶，少不得要去，未卜吉凶。但凡求雨必須齋戒，衆官因賢臣之請，恐飯太晚，先用些點心等物，出衙往廟中而來。到廟門一齊下轎，上殿參佛拜神，僧道登壇辦事。各官齊至偏殿，按品級坐下獻茶。賢臣代笑，開口各位寅兄，恐我施某昨日剛暴，今治蔬菜，少申敬意，萬望包容。衆人聞聽，一齊代答回說不敢。賢臣說：無物可敬，不過請諸位喫頓素麵。衆人回答：大人美意，何以克當。賢臣叫聲施安，吩咐擺宴。施安答應，不敢怠慢，傳與廚房之人端上小菜。賢臣陪坐，欽差首席，以下各依品級，賢臣下陪，端上麵來齊喫。不多時，麵內藥性發作，翻胃惡心，吐了滿地，吐出肉食等物。賢臣暗用嘔吐之物，此所以皆吐。看衆官吐出葷腥，連忙站起，高聲大叫：老爺們不必見疑，都是施某之過，一定是庵人心粗，麵裏或有蒼蠅。老爺們請坐，待我審審他們。各官代笑解勸，賢臣說：若不看衆位分上，一定要責。就便湯內落了蒼蠅，不過一二人誤喫而嘔，因何衆位都吐，其中必有情弊。下官幼讀藥性賦，當面一見，便見分曉。言罷，故裝麻臉，生嗔，吩咐快取兩面油盤過來，把衆位老爺喫的東道，掃在箕內，拿來我看。人役答應，翻身出殿，去取油盤，把吐的東西掃來。賢臣閃目觀看，內有未化的醃肉等物。賢臣捏住衆官之欺，登時轉喜爲惱，說道：寅兄並非施某多事，皆因明曉

故犯，少不得用本題奏。賢臣代怒，吩咐你們快些撤去這盤葷腥，用水漂著，作爲見證。役卒答應，依然端去。且說衆官聞聽喫驚，個個才知上當。索公知其利害，一旁不言。二府州官副參遊守一齊變色，後悔不及，惹下禍災。他要真參，這便怎處？輕則罰俸，重則革職，齊向賢臣說話：都是卑職等之過，都因喫素不慣，先食葷腥，求大人海量寬洪，恕卑職之罪，知過必改，不敢稍負厚恩。說畢，站起至賢臣面前掃地一躬，滿臉陪笑，求大人貴手高抬。賢臣聽來，足款服衆；見衆官服軟，賢臣也就回嗔作喜，連忙站起陪笑，回答衆位寅兄請坐。既都知道話好講，衆官聞言，才把心放下，復歸坐位。施公說：衆位寅兄，適才莫怨我之剛暴，自問既食君祿，當報聖恩。皇上爲國憂民，進素膳步行入壇，叩天求雨，降旨曉諭各州縣，遍帖示諭，禁止宰殺。衆位知法故犯，應當重罪。既然知過，施某豈不念家道之好，不肯遮瞞，大家敗傾。吩咐人來，大家回衙歇息，明晨再辦。言罷，前後出廟，上馬乘轎，帶領家奴各自回署。且說江西龍虎山洪教大法師，除當今萬歲，就只兩家半人家，孔家一戶，張家一戶，楊家只算半家。天師府每日有一位神道當值。這日毛法師正坐，值日神道來到跟前報事，身打一躬，口尊法師，有宗岔事，因爲主教不降甘霖，天下黎民不安，眞主設壇求雨，驚動西方黑面僧人，淫言惑衆，能於法術，不知

誰人起奏，人主刻下已經上了壇。又善咒符請神，口稱清風細雨，頃刻降下。老法師若容其胡鬧，不知緊要，內有許多不便。天師聞言，一擺手遊神歸位。真人腹內暗思，聖上因天不降甘霖，日久萬民塗炭，該苦生靈。今降諭旨強求，倒怕枉費其勞。西方邪教進京，設法求雨，惑亂君心，我若不去朝見，辜負厚恩。真人想罷，吩咐法官，你等預備所用之物，擇日起程。上京見駕。衆位法官一齊答應，料理諸事停妥。正乙大法師到了夜分三更，仰觀天象，但見京都黑氣沖空，屈指一算，就知其故，不由點頭暗嘆，罵聲孽畜，你不在黑上修煉，反到大邦，惑亂人主，罪該萬死！吾奉我佛玉旨，昊天勅命，正乙洪教真人保佑國民，焉能容你作耗！天師想畢，說少不得貧道要犯殺戒，難顧慈悲。一宿晚景，至次日天師打點行裝，帶領法官上船，開舟起程進京，追趕黑面僧人，登壇祈雨之期。且說黑面僧人奏告求雨，在正陽門外設壇，工部官派各色匠人，監造法壇，皇爺監驗。遣官搭起高台，到良辰吉日，黑面僧人好起壇場，如有違悞，卽行議處。工部率衆帶領匠役，那敢怠慢。下文分解。

第九十二回 搭造求雨壇 工部官監驗

話說欽天監擇吉搭起彩棚，諸事齊備，黑面僧人登壇。且說聖主痛愛百姓軍民，年享

太平，歲有免糧，旂兵筐拾元寶，歡笑之聲，可恨外臣作弊，行文到部，請怒動項，假以爲民賑濟，侵吞肥己，百姓那沾實惠？更兼四十三年大旱，萬歲覽本，頒行天下，文武一體遵辦。帝王親至求雨，光頭步行，出入五府六部十三科道，保駕虔誠拜天，五更登壇，黃昏回朝。且說通州儂和尚，口誦觀音菩薩，與善才童子顯化，送金字真經，神聖夜晚傳法，儂和尚前因本深，劉好善夫婦好修積福，善人不絕方便，羅漢臨凡，儂僧不上幾月工夫，萬法皆通。這日夜至三更，他在三官殿中運功煉法，真光四起，蓋天通紅。合城人民，以爲廟中有火，驚動個個拿著水龍火龍火鉤水桶，均往三官殿救火。衆人至廟，不見紅光，非止一次；接連幾回，衆人心中不解，齊找儂和尚，見他赤身金光，獨坐三官殿供桌上，渾身是汗。此時隆冬天氣，方知他有些道行。後來賢義村，無不供奉。這年大旱，此時逢求雨，該他回山，五六月天氣，暑熱乘涼之人，在廟中間坐說話，話到今年如此大旱，普遍田苗作枯，天下黎庶心驚，莊所店道，男男女女，焚香求雨。這日賢義村中，也要設場，同至三官殿中求儂僧，儂僧只笑不住，瘋瘋顛顛，眼望老少，說到我佛，你們都是胡鬧要雨，該求龍神。我又不曾求雨，要求的本勢，只會喫齋而已。眼下就在肚肌。瘋僧假笑說的神話，衆人不曉，只見放倒身睡覺，打呼，衆人贊嘆。怪僧又言，萬歲在京。

求雨，頒行天下，一體祈禱，村民閒談。傻和尚雖睡，聽的真切，暗說該我顯應，去見那施大人，明日且上通州城隍廟，有緣應去化緣。傻僧想罷，扒起與衆告辭，要去化緣。彼此怒罵禿驢可惡不表。且說傻和尚到了天晚上，殿功課，至次早把老僧留下，破衲斜搭肩上，手捧木魚，邁步出廟，回手倒扣廟門，因感村中供養之恩，繞佛三遍，高聲高氣，叩念彌陀，木魚敲的梆梆聲響振耳。他又念偈語說道：偈曰：龍王不慈悲，晴天大日頭，要祈甘霖降，還得善人修。傻僧聲音不住，繞村念了三遍佛號，大聲辭別。天氣尚早，村中人尙未起來，夢中驚醒，聽見佛音，個個不曉，及至起來，去找傻和尚，踪影全無，心下納悶。且說傻僧繞三遍，兩足如飛，奔通州北關。不多時至北關關廟熱鬧之處，手敲木魚梆子，一邊高聲朗念道：方相逢，不相逢，悟透繁華轉眼空；天公振怒垂旱象，只爲人心太不公。傻也傻，聰也聰，前生造定富與窮，凡人能若識透我阿彌佛，風調雨順五穀豐。僧人念的這幾句話，內隱方人也三字，當初賢臣初任江都未曾上任，訪拿五虎光棍，假裝道人，號稱這三字，方人也湊在一處，實情是個施字。今日傻和尚到通州來顯應，安心驚動施公，因此才把方人也三字，編成口號。算民不解，以爲妖言惑衆。且說天師帶領法官，離了江西龍虎山，於惡僧赴壇之期，先進了京師，不敢面聖，只等臨期陛見。

與僧人面睹。天師住在正陽門外，這日令人門上掛牌，一面寫諸神免見，當坊土地伺候。又命法官打聽黑面僧求雨之期。法官回稟後日，乃是黃道吉日，僧人起壇。天師聞聽點頭暗說罷了，貧道明日面聖，吩咐法官如此這般，不可違悞。法官領旨前去預備。真人用齋已畢，夜至三更，使法術預備明晨見駕，好與惡僧會面。次日即逢大朝之期，鐘鳴鼓響，笙歌細樂，檀香撲鼻，駕登九五，淨鞭三下，文武朝參平身，分班侍立。王開金口，帝露銀牙，上問曰：有事早奏，無事散朝。言還未了，朝臣上前跪倒，口呼萬歲，啟我主。今有龍虎山洪教天師來朝，上啟我主龍意定奪。皇爺聞奏，立即降旨宣召見朕。該值官答應，叩首站起出殿，不多時帶領天師上殿跪倒，往上行禮，三跪九叩，朝皇禮畢，俯伏塵埃。萬歲龍顏含笑說道：朕無旨意宣召，卿家進都何故？細細奏來。天師見問叩首，口尊萬歲，聽臣啓奏，非是微臣無旨進京，一門全食君祿，自必損軀圖報。只因上天不降甘霖，塗炭生靈，更兼我主愛民，求叩天沛甘霖，因此驚動黑山角下之僧。天師奏事未畢，皇上驚叫聲，卿家所奏差矣，自朕駕登九五，一統山河，正是海宴河清，萬國來朝，乾坤朗朗，日月昭彰，焉有怪事！今歲四境荒旱，黎庶遭災，故朕愛民，降旨普天求雨。朝臣又奏說道：西山黑面僧人來京，登台祈禱，寡人准奏。今卿家所奏不解，到要卿家細

奏明。天師口尊聖主，微臣蒙封正乙天師，掌管洪教，唐宋以來，直至如今。張氏住居龍虎山，一門沾恩，每日上帝勅命神道，值日輪流伺候聽事。那日微臣正在打坐，遊神報臣知，聞天公振怒不雨，主公憐民心切，進壇親求雨澤，率領百官叩禱請神，聖恩遠布，因此驚動西方教下僧人的出身，在西北黑水角下有水池，方圓數里，甚險，其深無底，直通海眼，此物身形賽體車輪，終日參星拜斗，年深代久，變過人形，任性縱橫，遠近遭害，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三回 勅令黑龍潭 天降雨露恩

天師啟奏，遠近黎民遭害，路絕人稀，當日昊天震怒，遣雷神嚇得怪物頭頂穢物，神轉天宮，被他逃過，重又修煉，竟有千年道術，因未受封號，不成正果。聽見求雨，進京化現僧人，以惑我主討封，得上正路，脫其根本。微臣連夜進京，奏主，春夏秋冬，雨露霜雪，也無非造的。那方荒旱，那方豐稔，係奉牒文勅旨，神道豈能遂人之願？微臣大膽，求主赦免無旨進京之罪。萬歲聞奏，沈吟，口雖不言，心中思想，勉強帶笑，口叫聲愛卿，朕登殿以來，海宴河清，五穀豐收，今歲至今五月十三無雨，衆人虔誠求沛甘霖，率衆步行進壇，拜請諸神，那料驚動西方孽畜，該官奏道：法力甚大，包管清風細雨，朕憂萬民塗炭，

誤信邪言。如非愛卿護國進京，寡人墮其術中。此係何怪？怎麼降捉？除却民害，如能治現原形，自加封賞。天師口尊陛下要見其形，也所不難，恐驚龍駕，略見他面不識。微臣專候吉日相會，待臣伴主進壇，那時令他登台，另有治法，包管使其勞而無功；那時可現原形，方免我主之驚。事畢，還有佛法之妙，微臣有清風細雨，以救生民。天師奏罷叩拜。皇爺聞奏甚喜，說依卿准奏。天師謝恩。天子降旨，遣官命光祿寺筵宴，駕轉宮中，文武出朝。且說天師步行出了勤政殿，太和門外上轎，來到九天宮門首，真人下轎，法官圍隨，進了宮門。且說通州總督施公，這一日早，又同通州大小文武進城隍廟，參佛拜神已畢，值壇僧道敲鐘播鼓，各打法器，都辦佛事，叩天求雨。下文分解。

第九十四回 文武惱恨施賢臣 傻和尚點悟忠良

且說八公九公二人都是武職，心裏暗惱施公，二公站過一傍，坐著說話。索公看見也在一處閒談取笑。賢臣一見，參透其意，也慌羞臊，眼望施安講話，叫聲施安，咱們前日買的大馬，顛跑走的可喜，叫人估值八十兩銀子，買的很值得。施安隨口連忙答應，即以閒話遮掩其醜。看看天晚，佛事辦完，衆官出廟回衙。初六衆官進廟參佛已畢，衆官還宮，照樣各幹其事。忽聽廟外木魚打的三響，方要着人去問，又聽高聲朗念。細聽是

唱偈曰：好娃娃，光不該，我不傻來又不戩；老天遣我下瑤階，世人不公心最狠，感不龍君淚下來，方人也，有些呆，不拜靈山枉有才，阿彌陀佛！可笑你，錯過時刻我轉天台。傻和尚在城隍廟外喊叫，賢臣在廟內聽的明白，一時心中不解。又聽木魚打的振耳，只在廟前來往，朗誦佛音。文武都不理會，只顧說話。賢臣心內詳參，念的幾句言詞，偶然醒說呵呀！內中隱的方人也三字，應了我當日江都縣私訪之名。這來往多遠程途，此人怎麼知道賢臣說：怎不叫他進廟來？施安答應走出廟，帶進傻和尚至殿外站住。下文分解。

第九十五回 傻和尚道法語 進廟門粧瘋顛

傻和尚在殿外站定，賢臣與衆文武官員一齊閃目觀看。有詩爲證。

蓬頭赤足真不堪，爛破衲衣身上穿，愁相面上油泥厚，點頭傻笑帶風癩；
鼻塌目深容貌異，斗大木魚掛胸前，特來化緣求甘露，進京打動施不全，
借此因緣成正果，俗人那識此機關？

施公與衆人看罷，不識賢僧，當着俗僧和尚看待。文武知道施公難纏，他把僧人叫進，都含言不肯多嘴。忽聽賢臣叫聲和尚，我有話問你。只聽門外答說來了，特來問你，何

用問我言罷，看僧人瘋瘋顛顛邁進殿來，到衆人跟前。那宗氣味撲鼻，令人難支。衆官捏了鼻子，躲在一旁。賢臣也少不得閉着氣兒問話：那僧人你好大膽，方人也的名姓，拆開三字，原是我在江都做官假扮老道，私訪五虎之事，如何隱在你的禪語之內？細說來，傻和尚見問，故粧瘋顛，好似向日瘋僧掃秦之狀。但見他點頭渾身亂動，用手中木魚槌梢點他，哈哈傻笑，瘋瘋顛顛，用木槌指了賢臣說：聽我道來：

你說你忠不算忠；你說你奸不是奸，好哇！忠奸二字真難辯，捏着化錢入私囊。

賢臣一聽禪語戳心，大怒一聲斷喝！我把你這瘋僧，就該掌嘴。愁和尚並無懼色，復又大笑說：你莫要參我，我槌木魚連槌就送你，你到得好處。言畢，又是哈哈大笑，你不參我，我也打點送你的清風細雨。賢臣心下驚疑，你會求雨麼？和尚回答那是我要把戲。賢臣說是怎樣求雨？傻僧說：只用空房一間，裱糊乾淨，我在房內，外面封鎖嚴緊，令人看守，包管明日午刻有雲，未刻有雨，還用祭禮，令人排列三牲等物供設。賢臣依言，令人裱糊潔淨房屋，預備供獻。諸事停妥，傻和尚入屋排齊供獻，又叫下役倒鎖房門，令裱糊匠把外面門窗糊封，派人看守。眼見事妥，衆官俱到殿中坐下，單等明日午時。

布雲未刻下雨。後事如何？下文分解。

第九十六回 空房鎖和尚 祈雨念藏經

話說賢臣餘氣未息，眼望衆官談話，惱恨瘋僧，勉強代笑開言說：各位老爺，休得見笑，可惱方才和尚太也瘋顛；他要三牲饅首等物，自能求雨，未必能勾。明日如果再不下雨，一定垂打枷號。不說施公與衆官商議，且說道德僂僧入門，窗糊封閉，獨坐房中，他把木魚敲的振耳，慙聲慙語，宣讀佛號。且說正乙太師到了初六一早，吩咐法官預備明日陪駕，看黑面僧人上壇求雨。進壇留神，各按方位，把守黑面僧上台之後，焚符，我在龍棚伴駕，莫要驚動，治住僧人，方顯我洪教庶不枉食門徒答應，領了法旨，說罷一齊打坐。次早乃六月初七日良辰吉日，真人淨面更衣，黎明起身，法徒圍隨，上轎出觀，至午門伺候。那些王公侯伯文武九卿十三科道，奉旨齋戒，俱在宗人府住宿。皇上淨面冠冕已畢，其時紅日東升，內侍隨駕出齋戒宮，乘轎至午門。衆官一同見駕，出大清門，又過正陽門，一時進了雨壇。皇上至龍棚下轎升坐，天師向法官跟駕進壇，各占方面，只等黑面僧進壇，好焚符咒，要捉惡僧。下文分解。

第九十七回 萬歲爺觀壇 黑面僧祈雨

話說皇爺傳天師問話，真人越衆上前跪倒。皇上下問：令僧人登壇，未知卿家怎樣行事？真人人口呼陛下降旨，令黑面僧登壇祈雨，微臣自有法術治他。皇上聞聽說：卿家且自退後，朕有道理。天師出棚說：旨下召僧人見駕，僧人跟了通使，跪在下面。方步端相已畢，說先請聖僧升壇求雨。僧人遵旨，即登梯上樓，明目觀看。且說天師請神焚符，明用火焚化，四道真言，騰空而起，仍按東南西北把守，恐走脫僧人，喫罪不小。且說日遊神當值手忙腳亂，即撥轉雲頭，如飛而去，召請四帥，即速駕臨，在龍棚護駕。當有馬趙關岳四位天神，霎時請到，各按方位，隱避法體，護法仙官，香風進了龍棚。真人棚內，閃目一見，暗嘆西方作孽之僧，你今想要逃走，萬萬不能。且說黑面僧見吉時已到，即忙登臺，顯其神通，仗其蛟龍魚鱉蝦蟹之類，要討金口御封，方能成其正果。且說通州總督施公，與衆官將傻僧鎖在空房內，外面封固，又派下役把守門窗。初六還聽木魚打的振耳，高聲朗念，令人不解。至天黑，賢臣與官員均在城隍廟住一晚，次月初七衆官還是照常參佛辦事。那傻和尚敲着木魚，仍在房中高聲朗誦。衆人側耳細聽，偈曰：十方佛，你是誰？我是誰？黃梁太夢誰能脫？游龍神，不得閒，布雲童子哄了我。午時三刻來布雲，未刻六時來救我，早降甘霖慈悲我。愁聲愁氣翻來覆去，高聲大叫。且聽下文。

分解。

第九十八回 一僧分邪正 衆臣紀功勳

且說傻和尚不住口念佛，看看時刻已到，仍然萬里無雲。且說四天門元帥，奉了天師法旨，調動天兵，布下天羅地網。黑僧正在弄術逞能，只聽半空中一聲雷響，壇上黑僧不見。左右護從，踪跡全無。壇下有黑蟒一條，身長二丈，口吐人言，向天師討饒。皇上與衆官看了，亦爲駭然！當下天師命法官，將此孽畜交東海龍君暫收，俟我回時發落。四大元帥帶領天兵，辭別天師而去。又見靈官啟天師大旱，乃民心不公，天降此災，如要挽回，非得金羅漢仗佛慈悲，挽回劫數不可！非我道教所能挽救。天師一聽，心下爲難。旁邊走過施總督，向天師口稱真人，現有瘋僧口吐禪語，自稱能求甘霖救苦，閒坐空房，念經不絕，莫非應在此人身上。天師聞之，口尊大人，既有此僧，且看午後有雨，我且退後等待。一言未了，時交午初，但見雲陰四合，雷聲振耳，不到半刻，電閃風狂，大雨傾盆，足有一個時辰，雲收雨止，街面水流不絕；百姓懽悅，皇上龍心大悅，百官山呼應賀。施公卽忙查看瘋僧時，但見玉柱雙垂，端坐而化。卽將此事奏明聖上，着天師稽查此僧由來，方知是全身羅漢降生劉善人爲子，特來顯迹救民，坐化升天。聖上乃加封護

國佑民普應禪師，追贈劉善人夫婦六品封典，旌表墓門。天師降奴有功，加給全俸一年。施不全舉薦高僧，祈雨有靈，紀級候升。衆人謝恩，送上回宮，各還府第。此書歷叙施公一生政績，照事直書，千祈閱者鑒原是盼。

施公案前傳卷二終

廬山導游

全書一冊

附廬山總圖四幅

定價二角

廬山風景圖廿四幅

▲可作遊記讀

可作旅行指南讀▼

是書分三編上編分廬山舉要公共事業交通運輸服用食宿登山遊程中編古蹟名勝下編分登山記程名人遊記名人題詠凡遊客服裝食品登山道路約期遊程皆備具無遺旅館及山轎價目各列一表尤爲明晰名勝古蹟分廬山南北二部每部之下註明自某處至某處便遊者順道訪勝洵旅行指南中之佳本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現代論文叢刊

桐鄉朱毓麟編輯

▲全書四厚冊 定價三元二角▼

現代社會有不少重要問題急待研究以謀解決而討論此類之著作大都散見各種書報雜誌不易悉讀本書係由六十餘種著名書報中選擇國內外有名學者及專家討論目前各重要問題之名著得此一編不獨可以明白現代思潮且可以知各種學術制度之應如何革新改進也

新文選

王石京編輯

▲全書四冊 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所選均名人傳誦之作分門別類各體咸備且長不傷冗短不傷促明快利的是白話文之正宗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義俠男兒

全書六集 每集一冊
定價各一角

義俠女子

全書四集 每集一冊
定價各一角

本編所輯或出自野史稗官或得自親友口述事實明確絕非臆造方今國俗惡濁游俠尙義捐利尤爲對症發藥采輯詳慎文字簡明可作警世小說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420 移交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57B

